

清代后妃朝冠上的金鳳及其相關問題*

陳慧霞**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摘 要

清代后妃朝冠純以金鳳為飾，和宋代以來龍鳳花釵冠的系統有別，本文以清代的金鳳朝冠為中心，將其置於中國歷代后妃禮冠的脈絡中思考，以期呈現清代建國的文化企圖。主要處理的問題有四：一、歸納朝冠金鳳典型的工藝特色，說明金縷絲鳳主體的製作技法於十八世紀前期已發展成熟。二、關注滿人將明代鳳冠與自身文化融合的過程，運用肖像畫及檔案，闡釋十七世紀初至十八世紀以成組金鳳為飾的包頭與鳳鈿，如何接受與調整明代鳳冠的影響。三、探究后妃朝冠發展的脈絡，根據檔案及帝后畫像推測順治朝後期確立后妃朝冠的初型；經乾隆初年積極修訂，約於乾隆七年（1742）完成后妃朝冠的定制。四、從物質文化的角度探討朝冠金鳳縷絲技法與樺皮材質傳達的文化意涵。

關鍵詞：《皇朝禮器圖式》，朝冠，金鳳，縷絲，鳳鈿，鳳冠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製造：全球視野下近代早期生產的知識與知識的生產」國際研討會（新竹：2022 年 3 月 25-26 日），感謝評論人嵇若昕教授及賴惠敏、毛傳慧等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並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悉心指正，本文文責由作者自負。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xchen@npm.gov.tw

一、前言

朝冠為官方服飾的重要指標，清代后妃的朝冠純以金鳳等禽鳥為裝飾元素，和宋、明兩代的龍鳳花釵冠以龍、鳳與花卉為構成元素有所區別，若從清王朝的角度出發，他們是如何看待並定義金鳳朝冠的樣式呢？龍鳳花釵冠和金鳳朝冠都以鳳為主角，然其組合的模式並不相同，不論是鳳鳥的形式、數量、配置或是其在整體中佔有比重等部分，二者均各有所重，而這些差異正是不同文化內涵的具體反映。本文以清代的金鳳朝冠為中心，將其置於中國歷代后妃禮冠的脈絡中思考，以期呈現清代建國的文化企圖。目前對於清代官方服飾的研究偏重制度規範的條文和實物的穿戴使用，¹ 乾隆朝制定並作為清代官方服制準則的《皇朝禮器圖式》一再強調其內容為「本朝舊制」，令人好奇的是究竟舊制是什麼？而乾隆時期增修的內容又是什麼？是在怎樣的情境之下有此調整？對於官方服飾的起源與演變，學者的研究大多從文獻著手，亦已有了基礎性的整理，² 可惜尚未落實在具體的形貌上，也還缺乏系統性的說明。

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在已有文獻整理的基礎之上，重視文獻內容與實物之間的比對與印證，希望藉由明確掌握禮制用器——朝冠本身的形貌，進而了解制度規範運作時的實際狀況。一方面從整體的面向加以考察，即禮制內容規範之下，朝冠整體的外在形貌；另一方面則從微觀的角度，檢視朝冠上主要構成元素——金鳳的製作技法與風格發展。由於女性朝冠沒有紀年的作品，而乾隆朝之前的女性朝冠，不論文獻檔案或是實物的資料都非常缺乏，只能透過仔細觀察分析博物館的收藏品和相關出土文物，並配合祖先肖像畫的類比推演，以推斷時間發展序列。文章架構的第一部分是從朝冠上的金鳳實物出發，近身觀察清代朝冠金鳳的特色，結合檔案資料，探索女性朝冠的發展脈絡。第二部分關注滿人對於中原傳統鳳冠文化的態度，探究他們如何將明代的鳳冠與傳統服飾習俗融合，逐漸形成自身特有的風格。第三部分則是從物質文化的角度思考，探討縷絲技法與樺皮材質構成的朝冠金鳳所傳達出的文化意涵。

¹ 宗鳳英，《清代宮廷服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 30-186；張瓊主編，《清代宮廷服飾》（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頁 16。

² 王雲英，《清代滿族服飾》（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5），頁 54-103；曾慧，〈清入關前滿族服飾芻議〉，《大連大學學報》，29.1（大連：2008），頁 101-104、94；劉菲，《清前期皇室

二、金纍絲鳳的典範

清代官方使用的朝冠飾件是宮廷金銀鑲嵌寶石工藝表現的重要舞臺，其中又以后妃朝冠上的金鳳禽鳥最為華麗隆重。起於乾隆十五年（1750）至二十四年成書的《皇朝禮器圖式》是有清一代禮制遵循的重要準則，³ 書中記載：

皇太后皇后冬朝冠薰貂為之，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街大東珠一。朱緯上週綴金鳳七，飾東珠各九，貓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一。後金翟一，飾貓睛石一，小珍珠十六，翟尾垂珠，五行二就，共珍珠三百有二，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六，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明黃絛二，末綴寶石，青緞為帶。⁴

歸納上文，皇太后及皇后朝冠上的金飾件主要有冠頂金鳳、冠面朱緯上的金鳳及冠後附垂掛的金翟，共有金鳳十枝及金翟一枝，金鳳、金翟上鑲嵌東珠、珍珠和貓睛石等，如圖一。根據《皇朝禮器圖式》卷六對后妃及皇室女性服飾的規範，整理成表一。除了皇太后及皇后，只有皇貴妃及妃的朝冠上可使用金鳳，嬪朝冠用金翟，皇子福晉以下至郡主為金孔雀，民公夫人以下及命婦無禽鳥，冠綴金簪三枝及珠寶，⁵ 因此金鳳代表女性貴族最高的身分等級。女性朝冠以綴飾禽鳥以及珍珠、寶石的數量與種類，共同構成品秩等級的差別。

前引《皇朝禮器圖式》中的「金鳳」是指以金為材質所製成的鳳鳥，目前各大博物館典藏的清代朝冠上的金鳳主要是以金纍絲技法製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藏一組后妃朝冠的冠飾，包含由金鳳三枝垂直串接組成

及貴族服飾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4），頁15-48。

³ 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2（臺北：2020），頁1-56。

⁴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第6冊（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all?@@0.790015833014806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英殿刊本），卷6，頁2a-2b。本文檔案及黃籤等引文，凡累絲、累糸、累絲等寫法，一律改為「纍絲」，異體字皆改以正體字呈現。

⁵ 同前引，頁1a-159b；卷7，頁1a-2b。

表一：清代后妃朝冠上金鳳⁶

位置 身分	冠頂	冠面朱緯週飾	冠面後金翟	冠後金翟尾垂珠
皇后／皇 太后	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銜東珠一	金鳳七，飾東珠各九，貓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一	後金翟一，飾貓睛石一，小珍珠十六	五行二就，共珍珠三百有二，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六，末綴珊瑚
皇貴妃／ 皇太子妃／ 貴妃	(同上)	金鳳七，飾東珠各九，珍珠各二十一	(同上)	三行二就，共珍珠一百九十二，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四，末綴珊瑚
妃	頂二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共九，珍珠各十七，上銜貓睛石	金鳳五，飾東珠各七，珍珠各二十一	(同上)	三行二就，共珍珠一百八十八，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四，末綴珊瑚
嬪	頂二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翟，飾東珠共九，珍珠各十七，上銜礪子	金翟五，飾東珠各五，珍珠各十九	後金翟一，飾珍珠十六	三行二就，共珍珠一百七十二，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三，末綴珊瑚

的冠頂一件，金鳳七件，附有垂掛的金翟一件（以下簡稱「金鳳組 I」⁷）。以其中一件〈嵌珠金纍絲鳳〉（圖二）為例，共嵌東珠 9 顆，分別為鳥冠、頸各 1 顆，雙翅各 2 顆，鳥身 3 顆又有貓睛石 1 顆；又嵌珍珠 21 顆，均位於 5 根尾羽之上，其中中央尾羽綴 5 顆，其餘 4 羽各 4 顆。對照《皇朝禮器圖式》的記載，參見表一第一列的描述，這件〈嵌珠金纍絲鳳〉為皇太后／皇后等級朝冠用的金鳳飾件。

觀察金鳳的製作技法。〈嵌珠金纍絲鳳〉結構以鳳首、鳳頸及鳳身為主體，再接合雙翅、尾羽及雙足，主要以金纍絲為成型技法。鳳身纍絲作連續圓弧羽狀紋，製成一立體圓筒形，並預留鑲嵌珠石的圓孔，腹下又延伸出圓筒形的鳳足。雙翅由四層羽毛構成，最前側的覆羽作纍絲斜格狀，後側三層飛羽以纍絲渦狀組成一枝枝

⁶ 同前引，卷 6，頁 1a-79b。

⁷ 「金鳳組 I」（故雜 4441-4449）。「故雜」為臺北故宮藏品編號。

的羽毛，其中前段兩層，羽毛短而並列相連，最下層羽毛最長而排列疏。至於尾羽，每一枝羽毛中央有一羽軸，兩側羽片以纒絲渦狀紋構成鋸齒狀的火焰紋，其上再以金屬絲穿繫小珍珠，尾羽之間並以圓弧形的長金屬條彼此相連固定，間飾雲紋。

金鳳的主體結構之外，多處附加各式配件，以修飾各部分的連接與過渡。鳳首有頭冠、頸鬚及下巴垂肉，標示出鳳鳥在禽鳥中的特殊性；頸與身相接處以及雙翅的前緣，均鑲有如意形飾；鳳身與尾羽相接處上方有雙層飾，一道圓弧形卷草紋飾及一排向後飛揚的羽狀飾；又，沿鳳身兩側，各有一枝曼妙的卷草紋飄帶，自雙翅向後延長至尾羽，營造出鳳鳥飄揚飛翔的效果。藉由以上諸多細節的烘托處理，增加工藝的動感及精緻度，使金鳳顯得格外華麗而尊貴。

除了纒絲技法，鳳鳥的鳳喙以金片錘打成型，東珠及貓睛石鑲嵌於金製碗形座托內，鳳鳥的雙足為實心的金條，表面鑿刻斜紋，而足下的如意雲紋座則以金片壓模成型後，再與鳳爪接合為一，因此一件金鳳的完成至少結合了纒絲、錘打、鑿刻等三種以上的金工技法。

金翟與金鳳有何差別呢？「金鳳組 I」中的金翟鳥，〈金纒絲翟附垂掛〉（圖三）綴飾於朝冠背面的朱緯上，鳥足下連結一如意形的長托座，繫五條珠串，中段飾桃形青金石結，末端為珊瑚墜角，構成朝冠後的垂掛。金翟鳥的尺寸、製作手法與樣式與金鳳近乎相同，惟金翟作回首狀，又有三處與鳳鳥略有分別。首先最明顯的是眼睛，眼形圓，與金鳳細長的眼形不同；其次是頭冠，冠上無東珠，翟鳥的冠羽較短呈 r 形一簇，不若鳳鳥為長形波浪狀；第三是尾羽，除中央一根和金鳳相同，羽軸雙側均有鋸齒狀火焰紋之外，翟鳥的其餘四根尾羽均只有單側的火焰紋，而且五根羽尾上飾小珍珠三顆或四顆，均比鳳鳥少一顆。透過「金鳳組 I」鳳鳥與翟鳥實物的比對觀察，使我們對於文獻上所稱鳳鳥與翟鳥的形貌有更具體的了解。

前述「金鳳組 I」的金質燦爛，做工精緻講究，其製作的時代為何？參考臺北故宮典藏的另外一組金鳳，⁸ 五件，鳳鳥局部有傷缺較不完整，風格與做工和「金鳳組 I」十分接近。以其中一件〈金纒絲鳳〉（圖四）為例，鳳鳥鑲東珠 7 顆，無貓睛石，尾羽小珍珠亦為 21 顆，參考表一，應為妃等級的朝冠飾件。該組附有清代宮廷留下的小黃籤：「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金纒絲鳳五隻……。」巧合的是臺北故宮藏品當中，另有相同時間「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的〈金纒絲二

⁸ 〈金纒絲鳳〉一組（故雜 8303-8307）。

鳳朝冠頂〉一件，以及一件附垂掛的〈金纓絲翟鳥〉。⁹ 二鳳朝冠頂，頂端飾碾子，有金鳳兩枝，共鑲東珠 11 顆，小珍珠 17 顆。金翟背嵌碾子，尾羽飾小珍珠 16 顆，附珍珠垂掛三行二就，飾金鑲青金石桃形結，金結邊框嵌珍珠 4 顆，參考表一，可知二者亦均為妃等級的朝冠金飾。二鳳朝冠頂、附垂掛的金翟與前述的五件金鳳，收入內務府的時間相同，構成一組完整的朝冠金飾件（以下簡稱「金鳳組 II」）。

依禮制，戴朝冠時先戴頭箍（也就是「金約」），「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入上述的朝冠金飾件之外，還有一件〈金鑲青金石頭箍〉，¹⁰ 附黃籤墨書：「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金鑲青金頭箍一圍……。」根據《皇朝禮器圖式》記載：「妃金約鑲金雲十一，飾東珠各一，間以青金石……。」¹¹ 因此，以上這四組藏品原來是同一位使用者的朝冠服用品，於該妃去世後交回內務府，根據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典查編號「金一五四一」，可知他們被貯存在永壽宮後殿。¹² 永壽宮是清代紫禁城內廷西六宮之一，后妃的居所，光緒朝以後永壽宮前、後殿均為收藏御用物件的處所。¹³

上述這組「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入的「金鳳組 II」及頭箍究竟是哪位妃子所使用的呢？參考〈清代后妃卒年表〉，¹⁴ 推測最有可能的使用者是嘉慶十六年（1811）二月十五日去世的莊妃（1781-1811）。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清代瓷器簿冊》記載，清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分別收「莊妃遺下」的洋磁象耳瓶四項及汝釉桃式洗一件等三十二項，¹⁵ 這些記錄共同顯示這段期間內務府可能在整理莊妃的遺物。莊妃最初於嘉慶元年封春常在，嘉慶三年封春貴人，嘉慶六年封吉嬪，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壬申封莊妃，嘉慶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去世，嘉慶皇帝

⁹ 〈金纓絲二鳳朝冠頂〉（故雜 8287），黃籤：「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金纓絲二鳳朝冠頂一座……。」〈金纓絲翟鳥〉（故雜 8312），黃籤：「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收金纓絲翟鳥一隻……。」黃籤時代為作品年代下限，相關討論可見陳慧霞，〈清代宮廷婦女簪飾之流變〉，收入賴毓芝、高彥頤、阮圓主編，《看見與觸碰性別：近現代中國藝術史新視野》（臺北：石頭出版社，2020），頁 50-86。

¹⁰ 〈金鑲青金石頭箍〉（故雜 8308）。

¹¹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第 6 冊，卷 6，頁 73a-73b。

¹²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典查報告》第 7 輯（北京：線裝書局，2004），頁 353。

¹³ 章乃煒等編，《清宮述聞（初、續編合編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594-611。

¹⁴ 簪飾黃籤所載收入時間與后妃卒年關係的討論，參見陳慧霞，〈清代宮廷婦女簪飾之流變〉，頁 50-86。

¹⁵ 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第 26 卷（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2），頁 283；第 27 卷，頁 26。

曾先後兩次到棺前奠酒致祭，閏三月十九日入葬時孝和皇后專程前往昌陵參加葬禮，可見莊妃在宮廷中具有特殊地位。¹⁶ 以莊妃嘉慶十三年受封的時間保守估計，「金鳳組 II」至少是十九世紀初嘉慶朝的作品，換句話說，最晚在十九世紀初期朝冠金鳳的製作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

三、成組金鳳的組合模式

簪飾的傳統中很早就有金鳳簪的出現，漢代文獻中已提及，唐代畫作及出土品均有鳳簪出現，不過這些鳳形飾並不屬於真正的禮冠，一直到宋代，鳳冠才被納入官方冠服制度的一部分，明代沿襲宋制，定陵出土鳳冠四頂，冠上飾點翠鳳鳥及金鳳簪。¹⁷ 當金鳳飾件成組使用時，往往具有和單件金鳳簪完全不同的特殊意義，上一節討論的金鳳組就是乾隆、嘉慶朝后妃朝冠定型後的單元飾件，接下來關注的是，乾隆朝之前朝冠金鳳的組合模式是什麼樣貌？在尋覓這個問題的答案之前，本節將先擴大視點，嘗試解除了朝冠以外，成組金鳳使用的狀況，以下針對康熙朝內蒙古榮憲公主（1673-1728）墓中出土的成組金鳳飾件以及雍正朝檔案中所描述的相關內容進行論述，以探究朝冠上裝飾成組金鳳的來源。

（一）榮憲公主墓的金鳳組件

康熙皇帝第三女榮憲公主墓出土金鳳七件，現藏內蒙古赤峰博物館，根據考古報告描述，其中五件「昂首張口、修尾、平翅，兩翼及腹、尾部均嵌有寶石或珍珠，另外二件騰空，展翅回首，口銜一珍珠串，上嵌瑪瑙，翎上嵌一寶石。」¹⁸ 觀察這七件金鳳的形貌可分成兩組，第一組，兩件，如圖五，作側身回首，以金絲編成密實的首、頸及鳥身，雙翅前段亦為金絲編織。雙翅皆位於鳥身的同一側，順著動態身形展開雙翅，十分靈動有力。尾羽或長或短，錯落有致，呈上下三層排列

¹⁶ 曹振鏞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03，「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頁 705-706；第 31 冊，卷 239，「嘉慶十六年二月丙申」，頁 227；徐廣源，〈昌西陵與孝和皇后之謎〉，《紫禁城》，2（北京：2008），頁 208-217。

¹⁷ 周汛、高春明，《中國歷代婦女妝飾》（臺北：南天書局，1988），頁 92-99。

¹⁸ 項春松稱出土金鳳共六件，張偉嬌稱金鳳七件，以下均據張文修改數量。項春松，〈內蒙古白音爾燈清代榮憲公主墓〉，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第 7 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 122-126；張偉嬌，〈清代固倫榮憲公主墓隨葬品述略〉，《北京文博文叢》，4（北京：2019），頁 55-65。

組成，最上層三枝略短，中層五枝，最下層七枝最長，皆以金片製成，末端均為可嵌珠的碗狀托座，表現眼斑，如孔雀開屏，姿態生動。鳥口銜珠串挑牌，以單股珍珠五粒串接一珊瑚如意雲紋牌飾，雲紋兩端各懸一珠串墜角。其尾羽組合的樣式和吉林通榆公主墓出土¹⁹ 嘉慶朝的〈金鑲寶石孔雀〉（圖三十二）較為接近，又觀察其鳥眼呈圓形，非鳳眼，應為孔雀。

第二組，〈金纍絲鳳〉（圖六），五件，採正面、左右對稱平衡的姿態，鳥身亦以金纍絲技法成形，和孔雀的製作手法相同，身形正直，眼形細長，雙翅左右對稱地向身後展開，尾羽七枝，單層排列，如摺扇形，末端嵌珠石，其中三枝羽軸的中段亦嵌珠石，隱約有點翠，²⁰ 應為金鳳，以下簡稱「金鳳組 III」。臺北故宮藏〈金纍絲鳳〉一對（圖七），²¹ 除了小珍珠仍保存之外，不論樣式、做法都和這組出土的「金鳳組 III」相同，²² 故以下將其等同視之。

仔細觀察「金鳳組 III」和前述已發展成熟的「金鳳組 II」，二者主要的區別在局部配件及尾羽的樣式，整理如表二。首先表二 1，雙翅前緣的角度，「金鳳組 III」較平緩，而「金鳳組 II」起伏變化較大，彷彿加速飛行的雙翅；其次，表二 2，「金鳳組 II」身側有捲曲飾，「金鳳組 III」則無；又表二 3，鳥身與尾羽交接處，「金鳳組 III」僅飾一層環形羽，「金鳳組 II」則有兩層，增加一組圓渦狀羽；第四，表二 4，鳳鳥尾羽兩側「金鳳組 III」僅一組捲曲的卷草紋，「金鳳組 II」則加長為兩組。尾羽部分的差異更明顯；表二 5，「金鳳組 II」以纍絲鋸齒狀為主，「金鳳組 III」以細長的金片構成，羽軸兩側為橫向細羽，羽軸上飾小米珠串，幾無纍絲，且三根尾羽的中段加嵌紅色寶石。總結而言，十八世紀前期康雍之際的「金鳳組 III」，其製法和十九世紀初的工法已相當接近，只是裝飾性的細節較少，相對於「金鳳組 II」的華麗外揚，「金鳳組 III」的風格相對顯得較為素樸而收斂。同時由於「金鳳組 III」的鳥身未嵌寶石，鳥足收入腹底而無雲紋托座，說明二者使用的方式也不相同，「金鳳組 II」為朝冠上的金鳳。

為了理解榮憲公主墓出土「金鳳組 III」這批飾件的性質，以下先梳理清王朝建國以來公主朝冠的冠飾。崇德元年（1636）大清王朝初建，這次重要的服飾規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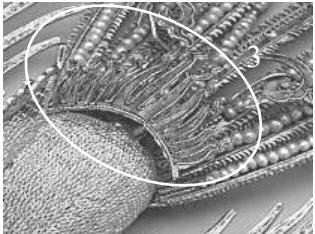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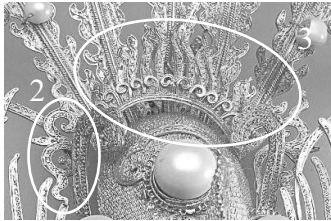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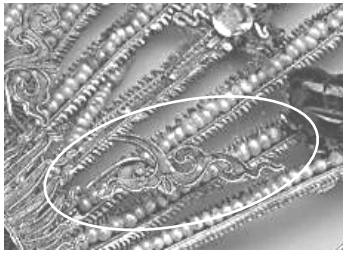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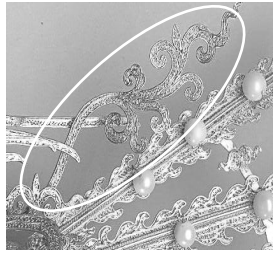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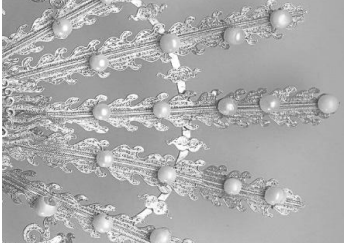
¹⁹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白城地區文管會、通榆縣文化局，〈吉林通榆興隆山清代公主墓〉，《文物》，11（北京：1984），頁 76-84。

²⁰ 張偉嬌，〈清代固倫榮憲公主墓隨葬品述略〉，頁 55-65。

²¹ 〈金纍絲鳳〉（故雜 4838、4839），黃籤：「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收金纍絲鳳二隻……。」

²² 出土報告提供的資訊有限，經仔細觀察比對，認為臺北故宮這一對藏品應和出土作品為同時代相同風格樣式的作品，希望來日有機會目驗赤峰博物館收藏的這批出土品。

表二：金鳳組 III 與金鳳組 II 的樣式比較²³

組別 位置	金鳳組 III 康雍朝，十八世紀前期	金鳳組 II 乾嘉朝，十八至十九世紀初
1 雙翅前緣的角度		
2 鳥身側 3 鳥身與尾羽交接處		
4 尾羽側的卷草紋		
5 尾羽		

內容，除了原有的冠前飾舍林、冠後飾金花²⁴ 之外，明確規定了親王至奉國將軍的朝冠冠頂依次有三層至單層的等級，形成日後冠頂的基本樣式。²⁵ 同時，皇室

²³ 「金鳳組 III」以故雜 4838 為圖例，「金鳳組 II」以故雜 4442 為圖例。

²⁴ 舍林及金花說明參見嵇若昕，〈清皇帝夏朝冠舍林〉，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37。

²⁵ 「皇太子冠服，崇德元年定冠頂三層……。順治九年題准冠頂三層。」伊桑阿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康熙朝》第 6 冊（新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卷 41，〈禮部二〉，頁 2308。

女性中的嫡福晉及公主等則皆倣照其夫及父王，而有東珠冠頂、大簪和舍林。²⁶ 順治朝（1644-1661）世祖親政是清王朝第二次較全面性的服飾制度修改，冠飾部分主要是東珠數量的調整，²⁷ 繼之的康熙和雍正年間或調整單項條文，或增加以往未提及的身分以及新增寶石的類別，²⁸ 關於固倫公主朝冠上的金孔雀飾件，後文再論，可以確定的是金鳳一直都不是福晉和公主的朝冠飾件。

嫡福晉及公主們的冠頂、大簪和舍林，尤其是有別於男性貴族的大簪，是什麼樣貌？《皇朝禮器圖式》記載，民公夫人以下至七品夫人朝冠「薰貂〔青絨〕為之，上綴朱緯，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四，上銜紅寶石；前綴金簪三，飾以珠寶。」²⁹ 學者的研究提到「金簪」即「大簪」，³⁰ 也就是說《皇朝禮器圖式》圖示上的金簪，如〈民公夫人夏朝冠〉（圖八），冠折簷上方排列三個平面花形飾簪首，和崇德、順治朝嫡福晉朝冠上的大簪相同。以佛瑞爾美術館藏（傳）〈和碩睿王多爾袞嫡福晉元妃畫像〉（圖九）為例，多爾袞（1612-1650）嫡福晉（博爾濟吉特氏，天聰九年（1635）成婚），身著朝服，額頭戴青金石金約，朝冠冠頂嵌紅寶石，中層露出珍珠三顆，顯示其為親王嫡福晉，紅纓前側及冠緣折沿毛皮之間飾菱形大簪三個，以金屬片上鑲嵌寶石製成。回到實物上觀察，這種樣式在臺北故宮藏品中可以找到至少四組相近的飾件，他們都是以金片為形，上嵌珊瑚、綠松石，多作花形，一組三件，以其中一組嵌件較為完整的〈金鑲珊瑚菱花面簪〉（圖十）³¹ 為例，面簪呈八棱花形，以金片成形，最外圈作卷葉瓣形，上飾點翠，內為一朵八瓣花，花瓣為鑲珊瑚，花心嵌東珠，就尺寸與樣式判斷，可作為朝冠上的大簪。冠頂、大簪和舍林的組合一直是清帝國女性朝冠裝飾模式之一，詳下論。

榮憲公主於康熙三十年（1691）受封為和碩榮憲公主，同年六月下嫁蒙古巴林部札薩克郡王博爾濟吉特氏烏爾袞（1671-1721）。公主與皇室關係良好，康熙四十八年〈封榮憲固倫公主冊文〉曰：「頃以朕體違和，爾歸寧侍奉，問安視膳，克殫

²⁶ 舒赫德奉敕重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463-1467，崇德元年五月頒布；又見於伊桑阿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康熙朝》第 6 冊，卷 48，〈禮部九〉，頁 2315-2321。

²⁷ 王雲英，《清代滿族服飾》，頁 54-103。

²⁸ 允祿等監修，《欽定大清會典·雍正朝》第 11 冊（新北：文海出版社，1994-1995），卷 64，〈禮部二〉，頁 4019-4045。

²⁹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第 7 冊，卷 7，頁 2a。

³⁰ 橘玄雅，〈旗人女性的首飾〉，《紫禁城》，7（北京：2016），頁 86-99。

³¹ 〈金鑲珊瑚菱花面簪〉（故雜 4697-4699），黃籤：「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收西添換金鑲珊瑚菱花面簪三塊……。」另三組為故雜 8322-8323、4751-4753、6551-6553。

至情，諸公主中，惟爾為最。」³² 康熙六十年駙馬烏爾袞跟隨聖祖出征時逝於軍中，公主逝於雍正六年（1728），或許由於榮憲公主受到皇家肯定，該墓出土一般公主墓中少見的龍袍及精緻的蘇繡袍服等陪葬品，而其金纍絲鳳亦具有極高的製作水平，只是並非公主等級朝冠上的飾件，那麼應如何理解榮憲公主墓中出土的成組金鳳和孔雀在服飾儀禮中的意義？又和朝冠金鳳有什麼關係呢？

（二）漢妝頭面與滿妝頭面

雍正朝宮廷作坊「金鳳」的製作記錄中，較早出現的是金鳳簪，而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怡親王諭將「金鳳簪十枝俱鎔化，照金鳳簪樣做二分，每分五枝」。³³ 又，雍正四年五月十二日收拾「金雙鳳五枝、金纍絲嵌石挑牌一件、金纍絲白玉項圈一圓」，³⁴ 可能都是成組使用的金鳳。直接描述金鳳成組運用的例證是雍正七年宮廷內務府造辦處承作活計的檔案，內容如下：

三月二十日據圓明園來帖，……傳著畫漢妝頭面，內正鳳、傍鳳、大小挑牌等樣記此。……于五月初九日做得漢妝頭面二分，計金纍絲正鳳十枝、傍鳳四枝、環子二副、大小挑牌九對。滿妝頭面一分計纍絲大頭簪五枝、傍鳳二枝上嵌得……，飯塊珠一百二十八粒、小珠五十粒重一錢二分、拆下珠子一千二百七十三粒、環嵌珠八十粒、扣珠四百十六粒、紅寶石六十一粒重五錢五分……，于五月初十日將交出珠花上拆下珠子四百八十一粒，每枝鳳嘴上穿掛絡用珠子十五粒，共用珠子二百四十粒、紅玻璃墜角十六個並下剩珠子俱交太監劉希文訖。³⁵

這段文字中出現的「漢妝頭面」和「滿妝頭面」是目前所見清代文獻檔案中極少見的用詞。「頭面」在明代婦女妝飾中是指一整套插戴在包髻上的簪飾，由固定用的圓錐形小簪子，扁長條狀斜插鬢邊的鬢釵，正面的挑心、分心和背面的滿冠等組

³² 李兆洛，《皇朝文典》第12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92873>，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1815）刻本，2022年12月16日瀏覽），卷46，頁2。

³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纍絲作〉，頁265。

³⁴ 同前引，第2冊，〈纍絲作〉，頁374-375。

³⁵ 同前引，第4冊，〈纍絲作〉，頁60。方框表示該處字跡不清，文字為推測所得。

成。³⁶ 以明代江西南城益宣王朱翊鉞妃孫氏墓出土的頭面為例，中央為金鑲王母青鸞嵌寶挑心，額前有金嵌玉八仙長鈿，兩側為長條形的金鑲寶鳳頭簪及掩鬢的金鑲寶雙龍捧壽簪，³⁷ 這些不同形狀的簪飾以髮髻為中心，對稱的配置在髮際、兩鬢等處，是婦女盛裝時的裝束。清代宮廷也使用「頭面」一詞，雍正四年造辦處檔案提到將簪飾選配成頭面：「五月初四日……，交來金簪十四對……，傳旨著將此簪內選吉慶簪九對、……各配做鵝黃壽字錦匣，要再配頭面一九，數珠三盤，墜子一副，項圈一圓，鐲子一副，戒指一對，拴扮手巾一分，念佛數珠一盤，欽此。」³⁸ 這裡的「頭面」包含了簪飾和身上佩戴的項飾等，廣泛指一整套的飾件。因此前引檔案所稱「頭面」的重點在於一組完整飾件的概念，至於完整飾件的內容則可能因各時代所需有所差異。

分析「漢妝頭面」和「滿妝頭面」的飾件內容，「漢妝頭面」每分以正鳳五枝及傍鳳二枝組成，「滿妝頭面」每分計大頭簪五枝及傍鳳兩枝，其中正鳳及傍鳳均鑲嵌紅寶石、飯塊珠、珍珠，鳳嘴口銜以珠子與紅玻璃墜角組的掛絡，兩種頭面均附大小挑牌。雖然檔案中沒有再出現「漢妝頭面」這個詞，但是雍正七年十月十八日傳旨做二分的金纓絲正鳳五枝、傍鳳二枝，³⁹ 同年十一月初四日收拾了二分，⁴⁰ 雍正八年一月十九日又照樣做了一分，而且還特別要求工匠核對先前做過的鳳嘴是否有掛拉（即掛絡）：

交金纓絲正鳳一枝，金纓絲傍鳳一枝，金纓絲大挑牌一枝……，小挑牌一對，小挑牌一對，小挑牌一對，小挑牌一對，小挑牌一對，小挑牌一對……，傳旨著照樣做正鳳五枝，傍鳳二枝，挑牌一分……。（于正月二十七日做得金纓絲正鳳五支，身上嵌用珠子八十五粒、紅寶石五塊，傍鳳嵌用珠子十粒、紅寶石二塊，大挑牌一件，穿嵌用珠子二百五十粒、紅寶石四塊、紅玻璃墜角九件，小挑牌六對，穿嵌珠子六百六十四粒、紅玻璃墜角五十四件。又查得先做過正鳳傍鳳嘴邊俱啣掛拉，今正鳳上添掛拉五掛，用珠子五十粒、紅玻璃墜角五件，傍鳳上添掛拉二

³⁶ 揚之水，〈明代頭面〉，《中國歷史文物》，4（北京：2003），頁24-39。

³⁷ 江西省博物館、南城縣博物館、新建縣博物館、南昌市博物館編，《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133-148。

³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冊，〈撒花作〉、〈纓絲作〉，頁374。

³⁹ 同前引，第4冊，〈纓絲作〉，頁81-82。

⁴⁰ 同前引，頁82-83。

掛……。）⁴¹

滿妝頭面中的大頭簪組合也同樣出現在內務府傳旨造辦的記錄中，雍正二年九月三日〈匣作〉：「交金蓮花大頭簪五枝（隨東珠五顆、青金壽字五個、紅寶石五塊、珍珠三十粒、珊瑚福二十五個）說怡親王諭配壽字錦盒一對。」⁴² 又見於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纍絲作〉：

持來金纍絲鳳一枝……，金纍絲環嵌五福捧壽火焰大頭簪一枝，金纍絲環嵌五福捧壽雙喜大頭簪一枝……，傳旨著照金纍絲鳳樣做二分，每分各五枝，照火焰大頭簪樣做三枝，照雙喜大頭簪樣亦做三枝，款式俱照原樣，其花樣爾等酌量改做，再將挑牌做二分，每分各五枝，欽此。⁴³

上述組合每分大頭簪有五枝也有三枝，可見雍正初年大頭簪成組使用的習慣早已存在。從大頭簪的細節描述：五福捧壽或雙喜的裝飾主題，搭配火焰、嵌珠子等元素，推測雍正朝的大頭簪可能就是指大簪，和後來乾隆朝的面簪樣式近似。⁴⁴ 以目前所見的文獻資料而言，雖然不常看到「漢妝頭面」和「滿妝頭面」這兩個用詞，但是從宮廷內務府造辦處每每奉旨製作的內容來看，這兩種金鳳飾件的組合模式的確存在，而且構成元素清楚，指涉兩種不同的模式。

漢妝和滿妝頭面具體穿戴的樣貌如何？從清代宮廷肖像畫的細部描寫中可以尋得蛛絲馬跡。〈雍正行樂圖〉（圖十一）畫中的皇后，頭髮中分，辮髮盤繞頭頂，以黑色織物包覆，髮髻前額的兩側戴著一對金鳳，鳳鳥身形略側，鳳身飾珍珠，局部點翠，口銜珠串，可能即為傍鳳，⁴⁵ 鈿子正中央有一正面的簪飾，皇后身著圓領、右衽、寬襪的氅衣，是日常生活中的裝束，頭飾相對顯得較為簡單，已呈現檔案所稱滿妝頭面的基本配置方式。更盛裝的則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一幅〈福晉畫像〉（圖十二），夫人身穿滿飾龍紋的袍褂，頭髮梳理、包覆的方式和前述〈雍正行樂圖〉畫中的皇后相同，髮髻中央飾三個圓形面簪，兩側各以東珠抱頭簪固定，

⁴¹ 同前引，頁 612-613。

⁴² 同前引，第 1 冊，頁 390。

⁴³ 同前引，第 5 冊，頁 644。

⁴⁴ 關於大頭簪的用詞，目前只有在雍正朝的檔案中見到，乾隆朝幾乎沒有出現，通常是用面簪一詞，只是面簪的樣式更為多樣。

⁴⁵ 揚之水也提到「傍鳳」，不過未進一步說明，參考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第 3 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834。

鈿側飾一對微側身形的鳳鳥，鳳嘴銜雙層珠串挑牌，十分貼近檔案中傍鳳一對與大頭簪五枝的組合描述。髻前裝飾三個圓形面簪的模式，正和前文討論福晉、公主朝冠「前綴金簪三」的使用方法相同，說明這種在髮髻前側正中央裝飾面簪的方式，是滿人婦女的習俗，故稱為滿妝頭面，面簪數量可因需求而不同。

漢妝頭面，是由金纓絲鳳七枝組成，並飾串珠挑牌。佛瑞爾美術館收藏兩幅相同樣式的康熙朝后妃畫像，一為佟佳氏貴妃（1668-1743），一為和妃（?-1773），以〈聖祖佟佳氏貴妃畫像〉（圖十三）為例，⁴⁶ 貴妃頭髮梳理和包覆的方式和前述〈雍正行樂圖〉畫中的皇后幾乎相同，惟髮髻前側插戴以五枝正鳳橫向並列組成的飾件，靠近髮髻後側有傍鳳二枝，還有二枝嵌珠寶的龍首金簪，龍口銜珠串挑牌。前述〈福晉畫像〉和〈聖祖佟佳氏貴妃畫像〉畫作本身或為十九世紀作品，其髮髻佩飾的鳳鳥雖然細節的描寫有些簡略，不過簪飾位置及樣式十分明確，很可能遵循了早期簪飾的組合結構原則，在早期史料缺乏的情況下，仍可提供我們進一步理解漢妝和滿妝頭面的參考。

回過頭來看榮憲公主墓出土的五件金鳳和二件金孔雀，分別具有正鳳和傍鳳的基本樣式，都可以作為滿妝或漢妝頭面中的飾件，該墓中同時出土簪飾九件，其中菊花瓣形簪四件，金片錘鑠作平面性的花朵造型，中央鑲珠，和前面提到大簪形式十分接近；嵌珠花針二件，是固髮常見的簪飾，都能搭配成為滿妝頭面。另有一件長圓形的簪飾（圖十四），製作尤精，考古報告描述：「簪面成長圓形，……背補一鑲花金片，正面作卷雲紋，正中鑲嵌一貓眼石，四角各嵌一寶石。」⁴⁷ 參考〈雍正行樂圖〉中插戴的形式，亦可作為滿妝頭面中央的簪飾，出土的這件簪飾和臺北故宮藏〈金纓絲流雲面簪〉（圖十五）極為相似，據黃籤記錄簪飾收入的時間為乾隆三年（1738），⁴⁸ 是十八世紀前期的樣式，簪飾的正中有一菊瓣式的金屬托座，上嵌一貓眼石，背面金片飾掐絲葉形及四如意形等文樣，簪飾正面貓眼石的四周飾點翠的流動雲紋，四方位上亦嵌珠並各有一填滿纓絲的雲紋，和榮憲公主墓出土簪飾幾乎相同，只是臺北故宮所藏的〈金纓絲流雲面簪〉貓眼石較大，並嵌有紅色寶石三塊，精緻度略高。不論是金鳳或是花形等簪，榮憲公主墓出土的頭面飾件幾乎等同於皇家宮廷內的用品，足以反映十八世紀初皇家女性貴族使用滿妝和漢妝

⁴⁶ 佟佳氏貴妃於康熙三十九年封為貴妃，世宗即位尊為皇考皇貴妃，高宗元年尊為皇祖壽祺皇貴妃，八年薨追謚愍惠皇貴妃。張孟劬，《清列朝后妃傳稿》，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48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據綠櫻花館平氏墨版影印），傳上，頁422-424。

⁴⁷ 項春松，〈內蒙古白音爾燈清代榮憲公主墓〉，頁123。

⁴⁸ 黃籤：「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收金纓絲流雲面簪一枝……。」

頭面的情況。

(三)小結：從鳳冠到鳳釵

歸納上文，滿妝頭面是以面簪為中心、傍鳳為輔，漢妝頭面則是以金鳳為主，前面提到福晉、公主朝冠前綴金簪三的方式是滿人的習俗，而以金鳳為主的漢妝頭面則源於明代以來鳳冠傳統的轉換。值得注意的是，「漢妝頭面」，凡清王朝的女性貴族們，不論出身都可以配戴，不僅未受到禁止，反而是被涵蓋在帝國服飾文化中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則在於鳳冠與漢妝頭面（鳳釵）自十七世紀以來互動下的結果，以下討論滿人如何轉換鳳冠上的金鳳成組飾件，最終將金鳳內化為清代官方服飾的重要飾件。

明代鳳冠淵源於宋代花釵禮冠的系統，在珠翠鈿花的花釵冠基礎上添加龍、鳳簪，整個冠飾以花卉與雲朵為基調，搭配龍、鳳，至於命婦冠飾則禁用龍鳳，代之以翟鳥，是將翠牡丹、翠雲、金寶鈿花和珠翟等裝飾於圓冠表面，並於冠上插飾口銜珠結的金翟等，以冠上珠翟五至二枝的數量差別，分別一品至九品，⁴⁹ 一般仍通稱為鳳冠，為明代晚期祖先肖像畫中常見的婦女冠帽。以南京博物院藏的〈七品夫人畫像〉（圖十六）為例，夫人身穿大紅袍服，胸前一鸛鵲紋補子，為七品官員夫人，頭上戴著一般所稱的鳳冠，是以翠花為中心外圍環繞珠翟三枝，冠上插飾金翟一對。

清代民間除了婚俗新婦之外，封誥制度下受封的婦女也戴鳳冠，南京博物院收藏雍正朝李衛（1688-1738）墓和乾隆朝畢沅（1730-1797）墓出土的誥命夫人金鳳冠，兩頂鳳冠的基本結構相同，由帶狀冠環結合圓拱形的金屬框線和攀附其上的龍、鳳、花卉等飾件構成，以金片錘鑠、焊接、鑲等製作技法為主，這種風格樣式一直沿續到十九世紀。⁵⁰ 以李衛墓出土鳳冠（圖十七）為例，冠緣最下段為海水江崖、雙龍戲珠，其上橫向排列七枝金鳳，再往上接近冠頂處為奉天誥命字樣的金牌及高官進爵等人形金飾。鳳冠自正面視之為圓頂，背面透空，冠帶環的末端可繫帶，是一種儀式性的用冠。

⁴⁹ 申時行等，《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9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60，〈禮部十八·冠服一·皇后冠服〉，頁 212-232；參考王熹，《明代服飾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13），頁 52-58、78。

⁵⁰ 十九世紀後期的鳳冠請參考：簡榮聰編著，《臺灣銀器藝術》上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頁 52-54。

清王朝宮廷內的漢妃⁵¹ 也會戴鳳冠。文獻記載順治朝的恪妃石氏 (?-1667)，以漢籍入選進宮，賜居永壽宮，冠服用漢式。⁵² 康熙朝有八位漢妃，其中順懿密妃甚受寵愛，育有三位皇子。⁵³ 乾隆朝姚文瀚畫〈崇慶皇太后八旬萬壽圖卷〉，太后兩側侍坐的妃嬪當中，維吾爾族的容妃穿著本族服飾，並有四位妃嬪戴著漢式鳳冠。對照實物，臺北故宮典藏一件金鳳冠（圖十八），⁵⁴ 冠前緣下段以一帶狀鏤空轉枝花卉紋金頭圍為基礎，帶上的卷葉之間插飾七枝金鳳，冠頂橫跨一道圓弧金屬支架為樑，其上攀附雙龍搶珠與牡丹花卉，與前述清代出土鳳冠的基本結構吻合，具體印證清代宮廷鳳冠的存在與形貌，從冠緣轉枝花卉紋和金鳳的風格推斷，應為乾隆朝的工藝製品，其時代風格等相關論述詳見下文。

清王朝建立之初，髮髻上裝飾成組金鳳的方式已經存在。參考佛瑞爾美術館收藏傳為〈褚英福晉畫像〉（圖十九），褚英（1580-1615）是清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的嫡長子，英勇善戰，因故被廢除太子位降為貝勒。⁵⁵ 畫像中的貝勒夫人身穿青色團蟒袍，頸戴項圈，沒有朝珠，包頭上以花形頭針加固，飾以金鳳簪十一枝，作前中後三列各一、三、七枝配置。鳳鳥口銜單股珠串附紅色寶石墜角，尾羽有二層，上層三枝略短，下層五枝較長，末端均嵌飾寶石，接近孔雀尾羽的表現。包頭是滿人婦女傳統的髮式，將頭髮中分成兩股編結成辮，再將髮辮收攏頭上，包上深色的青綾、縐紗等，因應場合的需求，包頭上可裝飾數量不等或繁或簡的簪飾。⁵⁶

包頭盛行於清初，另一件傳為〈多鐸福晉畫像〉（圖二十），畫中人物亦梳包頭，頭飾金鳳簪五件，鳥形尾羽亦為兩層，上下層各五枝。和前述〈褚英福晉畫像〉的簪飾比較，〈多鐸福晉畫像〉上的鳥形簪飾明顯華麗許多，鳥身尺寸較大，

⁵¹ 漢妃是指以民籍漢人入宮者，而不是指出身為漢人者。對於清王朝而言，旗民之分要比滿漢之分更明確，無論出身是滿、蒙或漢人，在旗就屬於旗人，民人也不限於漢人，旗人后妃經由選秀，漢妃則多半是江南官員進獻入宮。

⁵² 游智開、史夢蘭纂，《永平府志》，《新修方志叢刊·河北方志之二》第 142 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卷 58，〈列傳十·仕蹟三·石申〉，頁 4152。

⁵³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 48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2，〈后妃〉，頁 13-16；張孟劬，《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 437-444。

⁵⁴ 〈鳳冠〉（故雜 8585），金鳳、花卉等零件脫落，然主結構完整，關係位置清楚，冠內及背面均透空，圖片中的內襯為支撐物，非作品的一部分，目前正進行修護中。

⁵⁵ 趙爾巽編纂，《清史稿》第 14 冊（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 216，〈列傳三·諸王二〉，頁 8966-8967。

⁵⁶ 橘玄雅，〈旗人女性的首飾〉，頁 86-99。

尾羽較多且排列開展，可能也是孔雀，鳥身有兩處飾花形，除尾羽鑲寶石外，雙翅亦各嵌飾一寶石，鳥口銜著嵌紅色寶石的花形珠串三串。多鐸（1614-1649）為努爾哈赤第十五子，戰功彪炳，封為和碩德豫親王。⁵⁷ 這兩幅福晉畫像的包頭略有不同，前者包巾固定在額上的兩側，織品於前額呈圓弧鬆垂，後者的包巾集中在頭前中央，紮法較為緊湊硬挺。兩位福晉包頭的差異究竟是隨機產生的抑或是因時代早晚不同而有所變化呢？若再看時代略晚，傳為〈胤祔福晉畫像〉（圖二十一），胤祔（1674-1725）曾被封為皇太子，嫡福晉蘇完瓜爾佳氏，於康熙三十四年成婚，康熙五十七年病逝，⁵⁸ 畫中福晉的包巾也是集中在頭頂前側的中央，以寶石固定，更為硬挺而有型，說明包頭上可裝飾成組金鳳（孔雀）或寶石結子，是盛裝時的打扮。三幅福晉畫像上半身面部形貌的刻劃講究，包頭的髮式十分逼真生動，織品的用料與紋樣描寫細膩，繫摺手法的交待也很清晰，不得不令人懷疑此畫作實有早期作品為依據，其包頭形式的變化正反映清王朝入關前後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不同時期的流行風尚。

滿人在織品包覆的髮髻上插戴金鳳的做法，和鳳冠在圓拱形框冠上裝飾金鳳的概念十分相近。十七世紀初傳為〈褚英福晉畫像〉包頭上成組金鳳的配置，作前、中、後三列，漸行漸高至頭頂處，並採中軸、左右對稱排列，彷彿遵循著隱形的圓拱形框架。十七世紀中期〈多鐸福晉畫像〉包頭上的金鳳組件成單列，環繞頭圍一周，而十八世紀前期康熙朝〈聖祖佟佳氏貴妃后妃畫像〉金鳳七枝則集中並列在前側。也就是說清王朝建立之初的確是吸收鳳冠以成組金鳳為頭飾的概念，然其排列裝飾模式的發展則是根植於包頭的滿人習俗之上，由整頭轉變為環頭圍處的橫向單列，最終以前額上方髮髻前側的帶狀飾為主要的裝飾重點。當鈿子出現後，包頭並未消失，乾隆九年大阿哥娶福晉初行定禮的清單中有包頭一百個，⁵⁹ 乾隆三十年綿德阿哥娶福晉的妝奩也有綾包頭和縐紬包頭，⁶⁰ 不只是婚俗必備，乾隆朝造辦處亦承作包頭結子，⁶¹ 並自蘇州貢進數量不少的包頭，⁶² 因此至少在乾隆朝包頭

⁵⁷ 趙爾巽編纂，《清史稿》第14冊，卷218，〈列傳五·諸王四〉，頁9033-9037。

⁵⁸ 同前引，卷220，〈列傳七·諸王六〉，頁9062-9067。

⁵⁹ 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第2卷，乾隆九年九月十五日，〈奏折文稿〉，頁296-304。

⁶⁰ 同前引，第8卷，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奏折文稿〉，頁97-106。

⁶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5冊，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金玉作〉，頁663-664；第26冊，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金玉作〉，頁222；第30冊，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金玉作〉，頁648；第31冊，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五日，〈金玉作〉，頁449-450。

⁶² 《雜錄檔·宮中檔簿·蘇州巡撫薩》載：「三月初十日奉旨蘇州巡撫薩載所進，……大號烏綾包

仍為滿人婦女生活常見的髮式，其隆重度次於鈿子。

鈿子，是在包頭基礎上發展出一種以金屬支撐為框架的冠帽，較包頭方便穿戴，平頂，戴時前高後低，鈿上可裝飾各式鈿花。康熙朝〈聖祖孝懿仁皇后畫像〉（圖二十二）頭上是一頂黑色暗花縐紗的扁圓形帽，黑紗內隱約透出方格狀的支撐框架，兩鬢插著龍首簪和蘭花，說明早期鈿子的形貌。孝懿仁皇后活動於十七世紀後期，⁶³ 康熙五十二年聖祖（r. 1661-1722）六十大壽繪製的〈萬壽圖〉許多婦女都是頭戴鈿子去看戲（圖二十三），⁶⁴ 因此鈿子在十八世紀初應已普遍。鈿子上若以金鳳飾件為主，稱為鳳鈿，了解其形貌最好的例子是乾隆朝〈允禩夫婦畫像〉（圖二十四）和〈恭勤貝勒福晉畫像〉（圖二十五，乾隆三十二年題簽），福晉們所戴的鳳鈿，金鳳均集在額前上側，前者以五枝金鳳為主，鳳身嵌珍珠與綠色寶石，後者的金鳳除了嵌飾珍珠，鳳首飾紅色寶石，鳳身飾點翠花卉，兩件鳳鈿上的金鳳均口銜一式三串的掛絡，鈿側均飾挑牌。回過頭來看十八世紀前期康熙朝〈聖祖佟佳氏貴妃畫像〉（圖十三），貴妃的金鳳飾件是裝飾在和〈聖祖孝懿仁皇后畫像〉相同的黑紗鈿子上，金鳳尾羽高於鈿子，而乾隆朝福晉們的鈿子其金鳳飾件則是被包覆於框架之內。換句話說，漢妝頭面也就是鳳鈿，⁶⁵ 漢妝頭面著眼於金鳳飾件的組合模式，可以應用在鈿子上，也可以和包頭搭配使用。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鳳鈿，以下觀察鳳鈿的實物。以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藏清代〈鳳鈿〉為例（圖二十六），鳳鈿以五枝金縐絲鳳為主體，鳳首嵌珍珠，鳳身沒有鑲嵌寶石，七枝尾羽的羽軸綴以直排的小米珠，末端嵌珍珠，其中三枝尾羽中段亦嵌珍珠和紅色寶石，仍沿襲榮憲公主墓出土康熙朝「金鳳組 III」的樣式。前緣有鳳形鈿口及翠條，樣式則與十九世紀樣式類似。⁶⁶ 鈿頂為

頭一百條、中號烏綾包頭一百條、大號縐紗包頭一百條、中號縐紗包頭一百條……。」同前引，第 40 冊，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日，頁 103-104。

⁶³ 孝懿仁皇后，康熙十六年封貴妃，二十年進皇貴妃。張孟劬，《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 408-415。

⁶⁴ 陳葆真，〈康熙皇帝《萬壽圖》與乾隆皇帝《八旬萬壽圖》的比較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3（臺北：2013），頁 45-122。《萬壽圖》多處描寫婦女參與慶壽活動的景象。見王原祁等奉敕撰，《萬壽盛典初集》第 13 冊（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0.790015833014806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武英殿刊本），卷 41，頁 6a、12b、14b、17a、17b、21b；第 14 冊，卷 42，頁 3a 等。

⁶⁵ 關於鳳鈿名稱的問題，將另撰專文討論之。

⁶⁶ 〈九鳳鈿口〉，圖版參見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后妃首飾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46，圖版 13。〈翠條〉（故雜 4853），道光朝翠條的流行與使用，參見陳慧霞，〈清代宮廷婦女簪飾之流變〉，頁 50-86。

平面，點翠幾何紋的底面上裝飾著纓絲花卉，中央的盆花形飾，和北京故宮藏〈銀鍍金嵌寶石花盆式簪〉（圖二十七）樣式幾乎相同，該面簪附有道光十一年（1831）睦答應交回的黃籤記錄，推測該鳳鈿保留早期鳳鈿的特色，十九世紀前半道光朝可能有過增修。

又觀察乾隆朝〈鳳冠〉（圖十八）上的金鳳，鳳身亦以金纓絲製成，鳳尾同樣也綴飾成排米珠，和〈鳳鈿〉（圖二十六）的金鳳及〈金纓絲鳳〉（圖七）相同，惟鳳冠金鳳尾羽的羽軸兩側為纓絲火焰紋，是乾嘉朝「金鳳組 II」的樣式，更大的特點則是雙翅及鳳身與鳳尾交接處共三處，裝飾鑲嵌珍珠與寶石的大花朵，不僅具有乾嘉朝朝冠金鳳的尊貴，同時又更加華麗。從金鳳的樣式風格來看，清代宮廷后妃的鳳冠和明代鳳冠已然不同，乾隆朝是將明代以來的鳳冠內化為清代金鳳飾件冠帽其中的一種類型了。

由於文化差異，漢式髮髻較圓高，滿式多橫而寬，鳳冠、鳳鈿和包頭的整體外觀也因之有別，仔細分析這些鈿冠上個別金鳳飾件的樣式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面向，一在花朵與鳳的關係，花卉可能裝飾在金鳳身上，也可能安排在金鳳外圍的空間部分，另一是點翠或嵌珠寶的有無。〈恭勤貝勒福晉畫像〉鳳鈿的金鳳鳳身裝飾花朵，〈允禩夫婦畫像〉鳳鈿的金鳳鳳身飾綠色寶石，北京故宮藏〈鳳鈿〉的金鳳局部飾點翠，乾嘉朝的朝冠「金鳳組 II」則無點翠。這些差異是隨意或刻意的呢？若考慮明代鳳冠上往往飾以花卉與點翠技法，那麼清代鳳鈿添加花卉以及增飾點翠的手法，可以說更具有漢式風格。再根據同治朝后妃妝奩清單，后妃均有「赤金點翠鳳鈿」，惟有皇后可擁有「赤金鳳鈿」，正顯示「赤金金鳳」的特殊地位。⁶⁷如此看來，后妃朝冠所飾的赤金金鳳飾件，無點翠、也無花卉，應該是清王朝有意識選擇後的結果。清代鳳鈿和后妃女性朝冠雖然有著相同的樣式源頭，隨著鈿冠整體外形的差異以及金鳳個體裝飾技法的不同，分別歸屬於非官方與官方服飾的脈絡之中，作為朝冠金鳳的風格樣式，無疑直接反映統治者的自我文化定位。

四、金鳳朝冠樣式的完成

包頭和鳳鈿是滿人習俗的傳承，早自十七世紀，清王朝的女性貴族於盛裝時已

⁶⁷ 陳慧霞，〈清代鈿子的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21 年 12 月 15-17 日）。

有插戴成組金鳳飾件的習慣，但由官方制定的金鳳朝冠其發展的過程如何？

(一)金鳳朝冠的初型

榮憲公主墓出土的金纓絲鳳顯示十八世紀初清王朝金纓絲鳳的做工已成熟，然而關於官方服飾的朝冠金鳳，順治朝、康雍朝官方禮制的文獻中並未明載，只有在宮廷內務府製作的檔案間接透露出訊息。

雍正元年 (1723) 〈十一月銀庫月摺〉記載為皇后、貴妃、妃及嬪共六位成造朝冠、金箍、項圈所用金數目，其中皇后「朝冠上三鳳金頂一座，鳳凰七枝，冠後小鳳一枝，桃一箇，隨墜角上寶蓋五箇，金絲五條。」貴妃「朝冠上三鳳金頂一座，鳳凰七枝，冠後小鳳一枝，桃一箇，隨墜角上寶蓋三箇，金絲三條。」妃「朝冠上雙鳳金頂一座，鳳凰五枝，冠後小鳳一枝，桃一箇隨墜角上寶蓋三箇，金絲三條。」嬪「朝冠上雙翟鳥金頂一座，翟鳥五枝，冠後小翟鳥一枝，桃一箇，隨墜角上寶蓋三箇，金絲三條」。⁶⁸ 結合《內務府奏銷檔》雍正十三年四月至乾隆元年 (1736) 五月〈給發匠役工價所用大制錢數目〉的記錄：

皇后朝冠纓絲金頂一座大小鳳八枝，金箍一分，桃花一分，方勝二分，朝冠朝衣上寶蓋掐子墜角二十四個。貴妃朝冠纓絲金頂一座，大小鳳八枝，金箍一分，桃花一分，方勝二分，朝冠上寶蓋掐子墜角二十個。妃朝冠纓絲金頂一座，大小鳳六枝，金箍一分，桃花一分，方勝二分，耳墜一分，妝飾珊瑚數珠二盤，琥珀數珠一盤，朝冠上寶蓋掐子墜角十二個。……陪送宗室倫布之女多羅格格、並允禔之女、允□之長女、宗室都隆額之女、色布懇之女固山格格、做纓絲金頂五座，金佛五尊，帽後花五枝，金箍五分，項圈五分，耳墜五分，桃花方勝十分，妝飾珊瑚數珠五盤，琥珀數珠十盤，朝冠朝衣風領上寶蓋八十箇，掐子八十箇，珊瑚墜角八十箇。⁶⁹

以上兩段造辦處檔案的清單有朝冠頂、金箍、項圈等，很可能是宮廷后妃們朝冠、

⁶⁸ 大連圖書館編，《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第 16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45-47。

⁶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奏銷檔案》第 194 冊（中研院近史所內務府奏銷檔案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tscgi/ttsweb>，2022 年 6 月 13 日瀏覽），乾隆一年八月，微捲頁 173-194。

朝服的金飾件，其中皇太后、皇后和貴妃的朝冠都是「纓絲金頂一座，大小鳳八枝」，妃為「纓絲金頂一座，大小鳳六枝」，嬪為金翟鳥，數量與妃相同。公主們則各是纓絲金頂一座，金佛一尊，帽後花一枝。以上后妃朝冠金鳳的數量，稱為「金鳳朝冠初型」，以《皇朝禮器圖式》為完成型，整理如表三。據此組合模式檢視《活計檔》的記錄，雍正四年二月十七日傳旨為銀纓絲鍍金大鳳十六枝其中的十枝配做二匣，小鳳二枝配做一匣，⁷⁰ 其中的大、小鳳很可能也是朝冠上的飾件，從雍正元年的記錄推測后妃朝冠初型最晚在康熙朝後期已經成立。

表三：朝冠金鳳／翟／孔雀的修改與增飾

朝冠別 后妃別	金鳳朝冠 初型		金鳳朝冠 完成型	
皇太后／ 皇后	大小金鳳 11 枝		金鳳 10 枝，金翟 1 枝	
	冠頂 3 枝	冠面 7 枝，小鳳 1 枝	冠頂 3 枝	冠面 7 枝，金翟 1 枝
皇貴妃	(無)		金鳳 10 枝，金翟 1 枝	
	(無)	(無)	冠頂 3 枝	冠面 7 枝，金翟 1 枝
貴妃	大小金鳳 11 枝		金鳳 10 枝，金翟 1 枝	
	冠頂 3 枝	冠面 7 枝，小鳳 1 枝	冠頂 3 枝	冠面 7 枝，金翟 1 枝
妃	大小金鳳 8 枝		金鳳 7 枝，金翟 1 枝	
	冠頂 2 枝	冠面 5 枝，小鳳 1 枝	冠頂 2 枝	冠面 5 枝，金翟 1 枝
嬪	大小金翟 8 枝		金翟 7 枝，金翟 1 枝	
	冠頂 2 枝	冠面 5 枝，小金翟 1 枝	冠頂 2 枝	冠面 5 枝，金翟 1 枝
嫡福晉／ 公主	(無)		金孔雀 5 枝	
	(無)	(無)	冠頂 0 枝	冠面 5 枝

比對表三可知，金鳳朝冠初型與完成型的基本形制相同，也就是說康雍朝之際后妃朝冠冠頂及冠面以金鳳或金翟鳥為飾的分別與數量已經確立，但或可進一步探問這種規制是否承襲自順治朝？根據官方禮制服飾的記載，自順治至康、雍二朝后妃的朝冠只有提及東珠的數量，「國初定凡慶賀大典〔皇后〕冠用東珠飾頂，……皇貴妃、貴妃冠頂用東珠十有二，……。」⁷¹ 參考北京故宮藏十七世紀繪製的〈世祖孝惠章皇后畫像〉（圖二十八），畫中孝惠章皇后（1654-1661 為后）頭戴

⁷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 冊，〈纓絲作〉，頁 715。

⁷¹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65，頁 157。

夏朝冠，冠為笠式，上覆朱緯，冠頂由三枝金鳳鳥作上下三層排列，層間飾大東珠各一，頂端嵌紅寶石，冠面飾金鳳，金鳳的鳳首、雙翅各飾小東珠，因此冠頂共飾東珠 12 顆、紅寶石 1 顆。觀察乾嘉朝「金鳳組 I」皇后用朝冠冠頂，對照表一《皇朝禮器圖式》的記載，皇后冠頂三層貫東珠各一，金鳳三，飾東珠各三，頂銜東珠一，共 13 顆，二者相同，惟順治朝皇后畫像的冠頂嵌寶石。

帝后冠頂飾寶石是清帝國初建時的做法。《大清會典則例》記載：「崇德元年定〔皇帝〕冠用東珠寶石飾頂，……定〔親王〕冠頂三層上銜紅寶石，中飾東珠八，前舍林飾珠四，後金花飾東珠三，……。」⁷² 北京故宮藏十七世紀繪製〈太宗皇太極畫像〉（圖二十九），朝冠頂飾龍紋三層，共嵌東珠 13 顆、頂端嵌藍色寶石 1 顆。冠頂純為東珠，可能是順治朝的調整。順治元年（1644）定攝政王帽頂東珠 13 顆，⁷³ 順治八年定皇太后冠頂東珠與上同，皇后冠頂東珠 13 顆，⁷⁴ 也就是說，最晚在順治八年之後，帝后朝冠頂均銜東珠。⁷⁵ 至於東珠的數量，《皇朝禮器圖式》記載皇帝朝冠「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龍各四，飾東珠如數，上銜大珍珠」，⁷⁶ 共 16 顆，對照〈東珠朝冠冠頂 聖祖御用〉（圖三十），共嵌東珠 16 顆，前文已述及皇后冠頂東珠 13 顆，因此，帝后朝冠冠頂為三層、各飾龍鳳紋的樣式，在太宗崇德元年（1636）已定，經順治朝再確立純為東珠及其數量，康熙朝未改，乾隆朝亦沿襲舊制。關於順治朝后妃冠面金鳳的數量，觀察北京故宮藏〈世祖孝惠章皇后畫像〉冠面畫金鳳首五，乾隆朝皇后朝服畫像中朝冠的畫法亦依循之，⁷⁷ 故推測二者的數量很可能相同，也就是說金鳳初型在順治朝已建立。

（二）乾隆朝的修改與增飾

值得注意的是后妃朝冠冠面的金鳳，表三金鳳朝冠初型所飾為大小金鳳八枝，

⁷² 同前引，頁 156-157。

⁷³ 鄂爾泰等奉敕修，《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0，「順治元年十月戊寅」，頁 103。

⁷⁴ 同前引，卷 52，「順治八年正月辛未」，頁 412。

⁷⁵ 據《世祖章皇帝實錄》最晚在順治八年帝后朝冠純以東珠為飾，孝惠章皇后於順治十年入宮立為后，然北京故宮藏〈世祖孝惠章皇后畫像〉，朝冠頂卻為紅色寶石，不知原因何在，今以文獻所載時間為準。

⁷⁶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第 4 冊，卷 4，頁 1b。

⁷⁷ 如前述表一，清代禮制記載，皇后的朝冠冠面為七鳳，然而乾隆朝繪製的孝賢純皇后畫像及孝聖憲皇后畫像均繪五鳳。

完成型為金鳳七枝金翟一枝，可見高宗朝曾試圖調整冠面金鳳。一是關於朝冠金鳳的數量，《活計檔》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纍絲作〉記載：

傳旨做九鳳朝冠三頂，其冠上之鳳設法往輕裡做，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將做得通草貼做羊皮金鳳樣一隻，……奉旨照樣准做，其草子、碗子、冠子用金做，欽此。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將做得鑲嵌珠子貓睛九鳳朝冠三頂，……呈進訖。⁷⁸

記錄中提到「九鳳朝冠」，考慮乾隆朝之前皇后或貴妃的金鳳朝冠共飾大小金鳳十一枝，其中冠面八枝，若妃則為八鳳，冠頂二鳳，九鳳之議最後未成為事實，卻透露出乾隆初年曾研擬調整金鳳朝冠初型。或許由於增加了金鳳數量，因此「設法往輕裡做」，關於金鳳，檔案及實物所見，尚有以樺皮為主要材質者，下文再論。

最終高宗是將后妃朝冠上的小金鳳，也就是朝冠後側用以銜接珠串垂掛的鳳鳥，改為翟鳥。這項改變在乾隆朝初期已經展開，《奏銷檔》乾隆五年十二月起至七年三月〈給發匠役工價大制錢數目〉記載：「成造嘉妃金纍絲二鳳頂一座，大鳳五枝，翟鳥一枝……，成造舒嬪金纍絲二翟鳥頂一座，……並改做翟鳥五枝。」⁷⁹ 令工匠將鳳鳥改做為金翟的做法在後期的檔案中有相同的案例：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金玉作〉，「傳旨將三鳳頂改做二翟鳥朝冠頂一件，……鳳七枝內用五枝將上嵌磬子拿下，改做翟鳥五隻，……改做嬪位朝冠翟鳥一分，……。」⁸⁰ 或許因翟鳥與鳳的差異仍在工匠可調整的範圍之內。后妃朝冠樣式的調整大約在乾隆六、七年左右已經定案，《活計檔》記載：「乾隆六年記事錄，二月二十八日……交朝冠上金纍絲鳳一支、迪鳥五支。傳旨著……用在嬪的朝冠上，欽此。於本月二十九日將金纍絲鳳一支、迪鳥五支交銀庫庫使班第領去訖。」⁸¹

表三顯示，高宗朝對於皇室女性朝冠第二項調整是金孔雀的加入。乾隆五年造辦處奉旨照金鳳樣式做金纍絲孔雀：

⁷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7 冊，頁 735。

⁷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奏銷檔案》第 208 冊，乾隆七年五月，微捲頁 17-48。

⁸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34 冊，頁 406-408。

⁸¹ 同前引，第 10 冊，頁 283。

交銀鍍金嵌假珠石正鳳一支，傳旨著照此樣式做赤金孔雀一對，翅膀、尾巴俱放窄些，要嵌實在珠石，欽此。……於本年五月初十日……做得赤金纓絲孔雀一對，上嵌交出珠子三十二顆，紅寶石十四塊。⁸²

參考吉林通榆興隆山清代公主墓出土的金孔雀飾件（圖三十二），均以極細金絲編製，身形挺直，羽翼左右對稱，的確和前述后妃朝冠金鳳極為相近，印證檔案所言，照金鳳樣式做金纓絲孔雀的可能。而尾羽部分「作開屏狀，冠出三羽……，背脊鑲嵌橢圓形東珠一枚，尾羽作三層，前三、中五、後七，羽端各有一個凹窩，鑲嵌綠松石。」⁸³ 推測朝冠金孔雀的尾羽很可能接近公主墓出土的樣式，鑲嵌珍珠。

鳳—翟—孔雀的等級次第，在明代的服飾制度中已經存在，⁸⁴ 前引康雍朝榮憲公主墓中亦出土成對的孔雀飾件。雍正十二年和碩寶親王及和碩和親王娶側福晉行初定禮時，都準備了金孔雀簪五枝、大小金簪六枝、穿珍珠金箍一分、項圈一圍、妝飾珊瑚數珠一盤，琥珀數珠二盤等。⁸⁵ 根據雍正朝《大清會典》的記載，親王婚禮「金項圈一具、金大簪小簪各三枝、金耳墜全副金戒指十枚。」⁸⁶ 並沒有孔雀簪，若為親王妃朝冠頂則應為大簪舍林，⁸⁷ 因此金孔雀簪五枝有可能是包頭或鈿子上的成組飾件，前文提到〈多鐸福晉畫像〉（圖二十）包頭所飾可能為五枝孔雀簪，因此乾隆朝為公主、福晉等級朝冠酌增金孔雀飾件的做法，可以說是採用舊有習俗的樣式，將其納入禮制。綜合上述，大約在乾隆七年左右，皇家女性貴族的朝冠均以禽鳥裝飾，冠頂和冠面飾件的種類與數量都有了清楚的劃分。

高宗朝第三項較大的改變則為朝冠冠面禽鳥鑲嵌珍珠、寶石的數量和位置。《活計檔》乾隆三年十月初七日〈鍍金作〉，記錄提到：

⁸² 同前引，第9冊，乾隆五年四月十八日，〈鍍金作〉，頁488。

⁸³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白城地區文管會、通榆縣文化局，〈吉林通榆興隆山清代公主墓〉，頁76-84。該文指出該墓主人可能為清世宗兄允祿第六女和碩淑慎公主（1708-1784），雍正四年下嫁科爾沁左翼中旗九世觀音保，住在京城，去世後公主靈柩被護送至科爾沁地方安葬。趙爾巽編纂，《清史稿》第8冊，卷166，〈表六·公主表〉，頁5288-5289；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4，〈皇女〉，頁206。

⁸⁴ 王熹，《明代服飾研究》，頁127。

⁸⁵ 大連圖書館編，《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第16冊，頁207-208。

⁸⁶ 允祿等監修，《欽定大清會典·雍正朝》第11冊，卷64，頁4091。

⁸⁷ 同前引，頁4032。

……交金鳳一隻，隨珠子十三顆，傳旨照此樣做金鳳五隻，欽此。本月十八日……交嵌東珠寶石金鳳五隻，嵌東珠八十六顆、小紅寶石五十五塊、藍寶石墜角一塊、大紅寶石五塊、紅寶石墜角四塊，鳳尾俱緝碎扣珠，傳旨著將此鳳另添金毀做金鳳五隻，仍嵌用此鳳珠石，欽此。

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做得嵌東珠寶石金纍絲鳳五隻持進，……奉旨照樣再做五隻，其鳳身上寶石用皮蛤蟆上拆下礮子鑲嵌，……鳳五隻用珠子計開：頭等珠子五顆、二等珠子十五顆、三等珠子十五顆、四等珠子五十一顆，共珠子八十六顆。

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將鳳五隻身上珠石用本庫珠子一顆添入，擺樣，持進……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欽此。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做得金鳳五隻持進，……呈進訖。⁸⁸

上述記錄先後兩次製作了金鳳五枝，第一次是將交出來的「嵌東珠寶石金鳳」傳旨「添金毀做」做成金纍絲鳳，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交出，得到認可後，第二次傳旨再照樣做金鳳五枝，並奉旨將鑲嵌寶石的種類添加礮子，又添入珠子一顆，將四等珠子湊成五十二顆，每枝金鳳十七顆，用在五根鳳尾上，而「擺樣」則表示正在探索鑲嵌東珠的新樣式，儘管記錄中未明言這五枝金鳳是朝冠上的飾件，從最終完成的：嵌東珠金纍絲鳳五枝，每枝嵌東珠七顆，尾羽上嵌四等珠子十七顆這樣的組合，除了其中一枝嵌礮子之外，和妃等級的朝冠十分接近，不得不令人聯想到這可能是一個正在構想后妃朝冠寶石鑲嵌樣式的故事。

以《皇朝禮器圖式》卷六的記載，並參考「金鳳組 I」實況，將皇室女性貴族朝冠寶石最終定案的擺放位置及數量，整理如表四。歸納高宗朝調整皇室女性朝冠飾件的意義，一為乾隆朝將皇后／皇太后朝冠的鳳身特別嵌飾貓眼石，突顯出皇后尊崇的地位，有別於嵌東珠的皇貴妃與貴妃。二，將嫡福晉／公主等加入朝冠飾禽鳥的行列，是細化皇室女性貴族的階級次第，而將其分別歸入鳳、翟與孔雀不同群組等級，是劃分出尊卑的層級。整體而言，乾隆朝之前官方注重規範的是朝冠冠頂嵌東珠的數量，乾隆朝更重視細節，清楚註記冠面金鳳及鳳尾珍珠的數量等。

有趣的是，參考表一《皇朝禮器圖式》記載，冠頂金鳳東珠各三，實際觀察〈皇后金鳳朝冠冠頂〉（圖三十一），金鳳東珠有四，分別位於首、頸及雙翅，和

⁸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8 冊，頁 541-542。

冠面金鳳相同，若均列入計算則冠頂共嵌東珠 16 顆，和皇帝冠頂相同，然而前文論及順治朝確立的皇后冠頂東珠為 13 顆，二者的差異要如何解釋呢？仔細觀察乾隆朝朝冠頂金鳳鳳首的東珠珠徑較小（圖三十一），又檢視〈世祖孝惠章皇后畫像〉（圖二十八）冠面金鳳鳳首亦嵌珠，也就是說鳳首嵌珠其來有自，以小東珠嵌之，不列入計數，故仍依循本朝舊制，可以說是同時兼顧樣式與數量的傳承。

表四：朝冠（冠面）金禽鳥鑲嵌東珠／寶石的位置與數量（數量單位：個）

位置 后妃別	禽鳥 類別	頭上	頸前	雙翅	鳥身	東珠 總計	鳥尾
皇太后／ 皇后	金鳳	東珠 1	東珠 1	東珠 2	貓睛石 1 東珠 5	9	小珍珠 21
皇貴妃／ 貴妃	金鳳	東珠 1	東珠 1	東珠 2	東珠 5	9	小珍珠 21
妃	金鳳	東珠 1	東珠 1	東珠 2	東珠 3	7	小珍珠 21
嬪	金翟	東珠 1	東珠 1	東珠 2	東珠 1	5	小珍珠 19
固倫公主	孔雀	東珠 1	東珠 1	東珠 2	東珠 3	7	小珍珠 19

(三)小結：親蠶禮的契機

如上述金鳳朝冠初型樣式再次增修的時間可溯自乾隆二年，至乾隆七年左右完成，就在乾隆九年三月乾隆朝舉行了清王朝第一次皇后親祭先蠶禮。學者的研究指出，親蠶禮是國家重要的祭典之一，皇后母儀天下的象徵，也是皇后主持的唯一典禮。藉由親蠶禮中皇后多次親率妃嬪、命婦，進行祭祝先蠶禮、躬桑禮和獻蠶繭禮三個主要過程，是確立和穩固以皇后為首的女性權力體系的重要契機。⁸⁹ 而后妃冠服制度的建立正是後宮權力體系的基礎，由此可見以上這些后妃服制調整的步驟、項目都是高宗整個禮制建制計畫過程中的一部分。

高宗本來就重視國家禮制的建立，後宮制度亦為其中一環。乾隆七年命鄂爾泰纂修《國朝宮史》，以完善宮闈之制；乾隆六年御筆內廷宮殿匾額本文十二面，同時建立「宮訓圖」制，令內廷繪製列代賢明妃后的事跡十二幅，定每年臘月至二

⁸⁹ 毛立平，〈君權與后權：論清帝對皇后權威的控制與打壓〉，《清史研究》，4（北京：2021），頁 43-59。

月，東西六宮張掛。⁹⁰ 再者，先蠶禮自古有之，清王朝在雍正十三年議建先蠶壇，乾隆元年議建先蠶祠宇，後於安定門外設先蠶祠，乾隆三年起每年三月均遣官祭先蠶之神，乾隆七年命建先蠶壇，八月議定親蠶禮，九月先蠶壇工程開工，乾隆八年完工。⁹¹ 乾隆九年皇后首次親祭先蠶禮，此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亦親祭。⁹² 因此祭先蠶禮正是高宗呈現其經營整理後宮冠服制度成果的極佳舞臺。

除了文字描述，宮廷畫師奉旨繪製的〈高宗孝賢皇后親蠶圖〉無疑提供了最生動的圖像資料。乾隆十三年三月皇后病逝，為追念皇后也為了記錄王朝首次的親蠶禮祭典，該畫自乾隆十三年四月開始繪製，於十六年之前完成。⁹³ 據《大清會典則例》所載之親蠶禮儀，皇后祭祀先蠶時，妃嬪、公主、福晉以下，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大臣命婦以上，咸致齋陪祭。⁹⁴ 〈高宗孝賢皇后親蠶圖〉分為四卷：詣壇、祭壇、採桑、獻繭，據考證，皇后儀駕從內廷中路北端的順貞門外出發，出神武門，沿著景山公園外圍街道西行，進入北海的東門——陟山門，山門後即為瓊島的白塔，〈詣壇〉卷（圖三十三）即自此開始描繪，隊伍一路北行至先蠶壇，沿途儀仗鹵簿盛大，后妃未出現，僅有輿輦四乘，整卷猶如儀駕圖，呼應高宗朝建立禮制時對於后妃儀仗制度的用心。⁹⁵ 〈祭壇〉是后妃們均穿戴冠服參與的一卷，該卷後段描繪祭壇區內皇后梳洗更衣畢後，自具服殿步出，畫中皇后身著朝服、朝冠，前後各有女官引導，妃嬪四位隨行於後，更遠處的樹下有命婦成列觀禮，朝冠上飾金鳳等冠頂，命婦行列前排者冠上亦飾禽鳥，冠頂或飾紅、藍色寶石，展現朝冠冠服等級有序的場面。〈採桑〉、〈獻繭〉卷的后妃均著吉服，〈採桑〉卷皇后坐於觀桑壇上，〈獻繭〉卷皇后坐在織室殿的紅地金漆榻上，頭戴吉服冠，身著黃袍及青

⁹⁰ 「交御筆贊德宮闈本文一張……，御筆內職欽承本文一張，傳旨著將此匾俱做九龍邊銅鍍金字釘托釘挺俱托紙一層，欽此，共匾十一面……，俱照永壽宮現掛之匾一樣做法做成，……於七年四月十九日將做得龍邊銅鍍金字匾十一面交栢唐阿六十五安掛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0 冊，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油作〉，頁 21。

⁹¹ 張小銳，〈清代皇家先蠶壇與先蠶禮〉，《中國檔案》，10（北京：2017），頁 80-81。

⁹² 李芝安，〈《親蠶圖》畫櫃與乾隆帝先蠶禮論述〉，《故宮學刊》，2（北京：2013），頁 354-363。

⁹³ 〈高宗孝賢皇后親蠶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917-920）。該畫繪製的時間等問題，參見童文娥，〈清院本《親蠶圖》研究〉，《故宮文物月刊》，278（臺北：2006），頁 71-78。

⁹⁴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22 冊，卷 61，頁 90-91；卷 83，頁 602。

⁹⁵ 乾隆十三年鹵簿改革，乾隆十八年完成〈大駕鹵簿圖〉，相關推論參見賴毓芝，〈「圖」與禮〉，頁 1-56。

地團龍褂，戴朝珠。

總而言之，高宗早在登基之初就已有由皇后親祭先蠶禮的想法，乾隆二年積極建構皇室女性貴族的朝冠制度，至乾隆七年圓滿達成，這一切的規劃與執行，不僅完備了後宮禮儀服制，並且在祀典中實際落實與展現，不論清王朝後續皇后祭先蠶禮的情況如何，乾隆朝首開先例，完備禮制，不可不謂工程浩大，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五、結論：朝冠金鳳的材質、技法與文化意涵

本文一開始從金鳳個體出發，討論清代朝冠的金鳳作為單元元素，製作成熟時的樣式，接著追溯十七世紀以來，成組金鳳飾件組合與配置的模式以及金鳳載體的轉變，整理如表五。十七世紀前期以來，成組的金鳳飾件已成為滿人女性貴族盛裝時的裝束，而十七世紀中期官方服飾的金鳳朝冠初型所採用的是已經被轉化為滿人習俗在包頭上插戴金鳳飾件的模式，並不是直接接受自明代鳳冠的樣式。包頭、頭面、鳳鈿或鳳冠，從固定在包覆髮辮的紗綾上，到穿繫在定型的框架上，金鳳本體以纒絲技法成型，添加點翠，並飾以牡丹等花卉，由於位置關係，金鳳又有正鳳、傍鳳之別，鳳身姿態也有所不同，⁹⁶ 而朝冠上的金鳳，皆為正鳳，純以金質為主體，嵌飾珍珠、寶石，不加點翠或花卉，更具有遊牧文化的特質。接下來討論的樺皮金鳳，以樺皮為材質，也同樣具有草原文化的特性，最後檢視金纒絲鳳在十九世紀的樣貌，觀察他們在客觀環境的限制之下，如何調整工藝技法以延續先祖朝冠金鳳的風格樣式。

(一) 樺皮金鳳的創發

后妃朝冠上的金鳳除了金纒絲鳳之外，還有樺皮金鳳。北京故宮收藏一件〈樺皮鳳朝冠〉，（圖三十四），朝冠上的金鳳飾件為樺皮鳳，以臺北故宮收藏朝冠上的〈樺皮鳳〉（圖三十五）為例，表面貼金，頭、頸與身體是以木材為胎，鐵線為支架，綑上一層層的竹紙料以成型，上貼樺皮，樺皮並先托紙以增加附著力，而輕薄的翅膀與尾巴直接以樺皮裁切成型，貼上金箔。鳳冠、鳳尾及鑲嵌東珠的碗座等

⁹⁶ 正鳳、傍鳳等相關討論，參見陳慧霞，〈清代鈿子的相關問題〉。

表五：清代成組金鳳飾件鈿冠的發展關係

時間	官方用冠	民間用冠		
		(明代鳳冠)		
			↓	
十七世紀前期	清代后妃朝冠 ⁹⁷ ↓		清代包頭 + 成組金鳳飾件(整頭) ↓	↓
十七世紀中期	清代后妃朝冠 + 成組金鳳飾件	←←	清代包頭 + 成組金鳳飾件(頭環) ↓	清代鳳冠
十七世紀後期 至十八世紀初		鳳鈿←	清代包頭 + 成組金鳳飾件(前額) ／漢妝頭面	

處則為金飾件。⁹⁸ 樺皮對於清王朝本來就具有多重意義，以樺皮為其發祥地的特有物產之一，吉林將軍常年進貢，元代后妃的罽罽冠已經以樺皮貼上織品，再飾以各式珠寶，⁹⁹ 朝隆朝以樺皮為朝冠金鳳正是立基於草原文化傳承的工藝技法之上。

樺皮鳳最初製作的動機很可能是為了解決金鳳需要「設法往輕裡做」的訴求。前引《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纍絲作〉，「傳旨做九鳳朝冠三頂，其冠上之鳳設法往輕裡做，……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將做得通草貼做羊皮金鳳樣一隻，……奉旨照樣准做，其草子、碗子、冠子用金做，欽此。」通草是一種灌木，樹幹內的白色髓心可製成通草紙，文獻記載早在三、四世紀晉朝宮女的髮髻上就插戴著通草五色花，¹⁰⁰ 清代造辦處花作司作坊的職司為「成造各色綾、

⁹⁷ 清初太宗時期后妃朝冠冠面是否飾金鳳組，無法確知，以整體發展推測，未飾金鳳組的可能性較高，尚待日後研究。

⁹⁸ 陳澄波，〈金鑲樺皮工藝〉，收入陳慧霞編，《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18-19。

⁹⁹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ed.),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yn Undësnii MuzeiĖrm, 2009), p. 72.

¹⁰⁰ 史夢蘭，《全史宮詞》，《四庫未收書輯刊》貳輯第3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清咸豐六年（1856）刻本），卷9，頁555。

紬、紙、絹、通草供花及燕花、餅花」。¹⁰¹ 雍正朝已製作「金纍絲通草點翠頂花」簪飾，¹⁰²《清史稿》記載乾隆朝的富察皇后「平居冠通草、絨花，不御珠玉」。¹⁰³ 以通草為材質，製作各式花卉簪飾，是著眼於通草紙的輕薄且易於成型、染色的特點。只是此後沒有相關的製作記錄。

嘗試以樺木皮試作金鳳的時間和通草同時，都在乾隆二年十一月前後，「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交九排鳳一枝，傳旨著照此樣做四分，……夔鳳尾用樺皮做，鳳尾點翠，……於本月三十日……，奉旨此鳳尾不必用樺皮做，仍做點翠鳳尾，欽此。」¹⁰⁴ 又，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鍍金作〉，「交嵌珠石金鳳五枝，……點翠樺皮尾金鳳五枝，……傳旨照先做過樺皮鳳一樣改做……。」¹⁰⁵ 臺北故宮藏一對〈點翠樺皮尾金鳳〉（圖三十六），¹⁰⁶ 其鳳尾綴碎小米珠，並襯以點翠樺皮，很可能正是檔案中所指的點翠樺皮尾金鳳。檔案記錄還提到「照先做過樺皮鳳一樣改做」，也就是說在乾隆六年四月以前樺皮鳳已經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足以做為之後製作時的樣品。

樺皮鳳如何上金呢？宮廷中常用的樺皮有黑樺皮、紅樺皮及白樺皮，樺皮原可染色，上金則為乾隆朝的新嘗試，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油作〉：「弓匠……，持來樺皮三十塊，內欲染大赤金三條、大紅五條、粉白四條、大綠三條、粉紅二條……。」¹⁰⁷ 同年五月初六日改用貼金的方式：「弓匠……，持來樺皮三十塊，欲油各樣顏色、貼金……。」¹⁰⁸ 樺皮貼金使用的原料在乾隆元年五月十八日〈油作〉向雜項庫領取材料的票據上透露出線索：「油樺皮叁拾塊，用買金家三錢七分。紅金叁拾玖張，銀式兩乙分叁厘。廣靛花四兩，銀乙錢五分。定粉四兩，銀式分乙錢。石黃四兩，銀五分五錢。石录貳兩，銀乙錢。漆硃四兩，銀乙錢五分。白

¹⁰¹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25 冊，卷 159，頁 52。

¹⁰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3 冊，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匣作〉，頁 689；又見於第 4 冊，頁 155。

¹⁰³ 趙爾巽編纂，《清史稿》第 14 冊，卷 214，〈后妃列傳〉，頁 8916。

¹⁰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7 冊，〈纍絲作〉，頁 734-735。

¹⁰⁵ 同前引，第 10 冊，頁 173-174。

¹⁰⁶ 黃籤：「嘉慶九年九月十五收金鳳二隻……。」根據作品風格及使用者活動的時間推測應為乾隆晚期的作品。

¹⁰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7 冊，頁 109-110。

¹⁰⁸ 同前引，〈油作〉，頁 113-114。

煎油乙斤，銀六分。共銀□□乙分五厘。」¹⁰⁹ 清單中的各色礦物質原料、定粉和油是染色用，上金則是先用漆硃為底再貼上紅金片。

樺皮大量運用在宮廷武備用的弓、弩時，主要都是包覆在木胎的表面，樺皮鳳也是以木胎做為成型的主要結構。乾隆朝製作樺皮鳳的過程又面對另外一個問題，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傳旨樺皮鳳肯捲著，另想法做，不要捲，還要輕生，欽此。於閏七月初二日，……將做得樺皮鳳樣一件持進，……奉旨照樣准做，欽此。」¹¹⁰ 樺皮會捲應該是指翅和尾羽的部分，前述的〈點翠樺皮尾金鳳〉，樺皮做成紙板，襯在金尾羽之下，觀察現存的樺皮鳳（圖三十四），雙翅由三片樺皮依翅膀的三部分層疊而成，前側為覆羽嵌飾東珠，後側的飛羽分前、後兩段，均縱向剪開作羽毛狀，前段短，後段長，末端收圓，微有上揚之勢。尾羽五枝各自剪成鋸齒狀，上綴以金屬絲穿繫的小珠。每一羽毛均以細金屬絲為支撐，傳神描寫鳥羽，看來這是工匠解決樺皮會捲的辦法，既輕又容易和木胎的鳥身主結構接合。仔細觀察鳳鳥身上的樺皮均裁剪成一條條連弧形，橫向排列，覆蓋全身，以表現鳥身上整齊生長的羽毛，不論是結構概念或細節，樺皮鳳均和金縷絲鳳相同。這件樺皮鳳附黃籤：「嘉慶五年三月初一日收金鑲樺皮鳳二隻……。」為妃等級朝冠頂，應為乾隆朝妃，¹¹¹ 為十八世紀晚期的作品。乾隆十三年解決樺皮會捲的問題，同年旨做樺皮鳳朝冠三分的記錄（附表 01），此時樺皮金鳳朝冠應已建構完成。

清王朝喜以龍興之地的物產為材，例如東珠朝珠、松花石硯、玉草夏朝冠等，充分說明其以樺皮為朝冠金鳳的嘗試應該不單是功能的考量，更具有以本土材質表彰清王朝獨特傳統文化的意圖吧？關於樺皮鳳朝冠使用的情形，根據內務府造辦處承作活計檔的記錄，整理如附表，歸納特色如下。一者，樺皮鳳和金縷絲鳳的朝冠二者在使用上沒有分別，樺皮鳳朝冠可以是夏朝冠，北京故宮藏飾樺皮金鳳的皇后夏朝冠，¹¹² 也可以運用在冬朝冠上，乾隆二十九年有「嵌珠石樺皮鳳暖朝冠」的記載（附表 07）。再者，乾隆朝製作樺皮鳳的案例不比金縷絲鳳少，還有將金鳳朝冠頂改做樺皮鳳的例子（附表 01、03、04、06、10）。第三，鑲嵌假珠石的樺皮鳳，常和紙朝衣一起，作為后妃忌日祭祀活動之用（附表 07、12、17、20）。第四，乾隆朝之前沒有樺皮鳳，乾隆朝之後的嘉慶朝仍有后妃使用樺皮鳳，惟數量

¹⁰⁹ 同前引，頁 418。

¹¹⁰ 同前引，第 16 冊，〈花兒作〉，頁 398。

¹¹¹ 高宗穎妃，乾隆十六年封穎嬪，二十四年進為妃，嘉慶三年（1795）加恩封為貴妃，嘉慶五年二月十九日薨。張孟劬，《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下，頁 531。

¹¹²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后妃首飾圖典》，頁 34，圖版 1。

不多。以臺北故宮藏樺皮鳳附有黃籤記錄者，其中最晚為咸豐十年（1860）收入的朝冠樺皮鳳飾件：金廂樺皮鳳簪五枝及金鑲樺皮二鳳朝冠頂一座。¹¹³ 飾件原已傷破，從鑲嵌的硃子、東珠及金鳳數量可知為妃等級，又從收入時間推測，使用者極可能是嘉慶朝的如妃（1787-1860），她於嘉慶十五年晉封為妃，道光二十六年（1846）晉封如皇貴妃，咸豐十年閏三月薨。¹¹⁴ 結合實物與檔案資料得知，樺皮鳳朝冠主要流行在十八世紀下半至十九世紀初，是乾隆朝至嘉慶朝初期特有的做法。¹¹⁵

（二）金鳳纍絲技法的堅持

正因為祖宗立下家法的不可撼動，十九世紀後期即使是在皇室經濟已衰弱的限制下，后妃的朝冠依然遵照前朝的工法，維持金纍絲鳳的製作技法。雖然清晚期金鳳的整體氣勢大不如於前，細究其外部樣式上卻沒有乖離標準範式，這可以說是對工匠的另一種挑戰。以臺北故宮收藏的一組金纍絲鳳為例，包含金纍絲三鳳冠頂一件，金鳳七、附垂掛的金翟一（稱為「金鳳組 IV」），¹¹⁶ 金鳳鑲嵌東珠及貓睛石，部分珠石雖已脫落，根據碗形托座上的數量及位置，可知應為皇后朝冠上的金鳳飾件。又朝冠附有珊瑚米珠喜字黃縵帶，可能是用在皇帝的婚禮中。據「金鳳組 IV」清宮包裹已散脫珠石的黃紙上墨書：「金纍絲鳳本色貂朝冠」等字，同治十一年（1872）及光緒十五年（1889）分別為兩位皇帝的大婚，同治帝的皇后妝奩有熏貂朝冠、元狐朝冠、海龍朝冠，光緒帝的皇后妝奩有海龍及熏貂冬朝冠，¹¹⁷ 因此「金鳳組 IV」很可能是其中一位皇后的妝奩，為十九世紀後期的製品。

檢視「金鳳組 IV」其中一件〈金鳳〉（圖三十七）的造型樣式，由鳳身、雙翅和尾羽接合而成的結構方式，以及嵌東珠的位置、數量、種類或是裝飾細節，幾乎都和清代盛期〈嵌珠金纍絲鳳〉（乾嘉朝「金鳳組 I」，圖二）相同。然而仔細觀察，「金鳳組 IV」的金質較硬且黃色較淺，金的成分降低；再者，纍絲的文樣

¹¹³ 〈金廂樺皮鳳簪五隻〉（故雜 4740），黃籤：「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收金環交金廂樺皮鳳簪五隻……。」又，〈金鑲樺皮二鳳朝冠頂一座〉（故雜 4852），黃籤：「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收金環交金鑲樺皮二鳳朝冠頂一座……。」

¹¹⁴ 張孟劬，《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下，頁 561-564。使用者推論的相關討論請見陳慧霞，〈清代宮廷婦女簪飾之流變〉，頁 50-86。

¹¹⁵ 「查得實存金鳳面簪……樺皮翟鳥垂掛等項共一千五百四十一款……。」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第 31 卷，道光十五年十月，〈奏折文稿〉，頁 112。

¹¹⁶ 「金鳳組 IV」（故雜 8529-8540）。

¹¹⁷ 毛立平，《清代嫁妝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頁 107-122。

雖然相同，但是排列的密度較疏；至於細節部分如鳳冠、喙與垂肉均較簡化，尤其金鳳底部的差別更明顯，鳳身不再是立體的圓筒形，而以金片封底，雙翅以前側覆羽和後側飛羽兩段交疊而成，背面也少了一片封底。

遊牧民族喜愛以黃金彰顯使用者的尊貴身分，錘鐸與鑿刻是最悠久的金銀加工工藝，纍絲技法的實物在唐代已有，經過宋、元的發展，至明代大為盛行。¹¹⁸ 學者研究指出，明代鳳冠上的金鳳一般以纍絲製作，頭部大多為兩枚金片拼合打造而成，而金翟或整體以金片拼合打造，上作鑿刻。¹¹⁹ 檢視前述清王朝十七世紀以來的金鳳飾件，前引雍正元年及十三年內務檔案所述「朝冠纍絲金頂一座、大小金鳳八枝」無法確知是否為「纍絲」金鳳。十八世紀初榮憲公主墓出土的金鳳和金孔雀以纍絲為主，尾羽為金片。雍正朝檔案宮廷作坊成組的金鳳飾件有金鳳簪和銀纍絲鍍金鳳。乾隆初年的鳳冠也存在金、貼金、纍絲等技法，《活計檔》乾隆三年三月十三日〈蘇州織造〉的檔案還提到以纍絲簪為樣製作鳳冠的例子：「交貼金合牌鳳冠一頂、纍絲葫蘆簪一枝，傳旨著交織造海保照此鳳冠樣式做鳳冠八頂，地杖照纍絲葫蘆簪地杖做，鳳頭鳳尾俱各點翠，鳳身如有空地處亦照纍絲簪地杖做，欽此。」¹²⁰ 再有，清代誥命鳳冠也是金片為主兼有局部纍絲。這也就是說清王朝成組金鳳飾件的確存在以金片或金纍絲不同的成型技法，或是尾羽局部金片，或裝飾點翠，或碎小米珠等手法，在這樣的工藝氛圍之下，最晚在乾隆初年確立朝冠金鳳是以赤金纍絲技法，不添加點翠，同時赤金纍絲技法也成為清代朝冠金鳳代代沿襲的傳統技法。乍看之下，清代金鳳鳳首及鳳身主體的樣貌似乎始終保持不變，仔細觀察則能發現十八世紀初的金鳳身形較為瘦長，輪廓線條較為流暢，乾隆嘉慶朝則最為渾圓，又如金絲的粗細與纍絲手法等等各時期亦各有差別，限於篇幅，擬與點翠金鳳等相關問題，擬於日後一併專文討論。

學界大多同意清代金鳳朝冠的樣式融合了十七世紀蒙古冠帽與明代鳳冠的特點，由於資料的缺乏，其變化過程很難清楚陳述。本文以清代后妃朝冠上的金鳳為出發點，觀察朝冠金鳳與鳳鈿金鳳的互動關係，嘗試藉由成組金鳳使用模式的發展，從清王朝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如何解釋明代的鳳冠，又如何接受與調整，最後發展出鳳鈿與金鳳朝冠。本文特別強調「成組金鳳飾件」，是為了將金鳳飾件與冠帽

¹¹⁸ 許曉東、楊軍昌主編，《中國古代黃金工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7），頁 19-97。

¹¹⁹ 徐文躍，〈明代的鳳冠到底什麼樣？〉，《紫禁城》，2（北京：2013），頁 62-85。

¹²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8 冊，頁 270。

胎體分開來檢視，究其原因是因為在博物館的藏品中，除了保存原來就裝飾著各式鈿花的冠帽之外，還有更多單一的飾件，從飾件彼此的關聯性以及造辦處活計檔的內容觀察，這些飾件往往是成組使用，而且使用時可因需求重新配置在冠帽之上。換句話說，從飾件本身的樣貌到飾件之間的組合都是風格變化發展中的一部分。更值得玩味的是，飾件風格和組合模式之間是經過有意義選擇後的結果，意思是指朝冠、鳳鈿和鳳冠上的金鳳，其風格是被定義和區別的。后妃金鳳朝冠為官方最高等級的禮儀用器，鳳鈿在實際使用時又往往被等同於吉服冠，前者代表統治者至高的地位，後者則是滿人在傳統包頭髮式的基礎之上，融合了宋明以來花釵龍鳳冠的裝飾元素，這正說明了清王朝建國以來的文化方針，以滿人文化為中心，包容漢文化在內的其他各族，不同的文化傳統雖同時並存，然有主次之別，兼容並蓄使王朝得以壯大，又堅持傳統以維持王朝的本色，而乾隆朝定型下的后妃金鳳朝冠所展現的正是國家極盛時獨具特色的排場與尊貴輝煌的氣度。

（責任校對：廖安婷）

附表：乾隆朝樺皮鳳朝冠檔案整理

序號	時間／承作	內容	出處 ¹²¹
01	乾隆 13 年 7 月 11 日，金玉作	交第一分內庭交出鳳冠頂一件，……第二分內庭交出鳳冠頂一件，……第三分銀庫挑得鳳冠頂一件，……做得……樺皮鳳朝冠三分。	冊 16，頁 74-76
02	乾隆 24 年 11 月 22 日，金玉作	交正珠三顆，……傳旨用此珠石做環金樺皮鳳朝冠二分，……貴妃的做鳳七枝，妃的做鳳五枝，……。	冊 24，頁 267-268
03	乾隆 24 年 11 月 28 日，金玉作	交鳳冠一頂隨二鳳頂一件，……鳳五支，……翟鳥一支……，鳳冠一頂隨二鳳一件，……鳳五支，……翟鳥一支，……傳旨著換樺皮鳳仍用舊珠石鑲嵌，……。	冊 24，頁 268-269
04	乾隆 27 年 2 月 14 日，金玉作	交金鳳冠頂一件，……做得樺皮鳳二件嵌珠石持進……。	冊 27，頁 559
05	乾隆 28 年 10 月 15 日，金玉作	交金纓絲樺皮鳳五枝，……金纓絲樺皮翟鳥一枝，……金纓絲樺皮雙鳳冠頂一件，……於十月二十五日……，做得樺皮鳳冠頂一件……。	冊 28，頁 459-460
06	乾隆 28 年 10 月 15 日，金玉作	交……，金纓絲鳳五枝，……金纓絲翟鳥一枝，……金纓絲雙鳳冠頂一件，……於十月二十五日做得樺皮鳳一分……。	冊 28，頁 460-461
07	乾隆 29 年 5 月 11 日，匣裱作	傳旨著按貴妃分位做紙朝衣一套樺皮鳳一分嵌假珠石，……交嵌珠石樺皮鳳暖朝冠一頂傳旨先傳做樺皮鳳不必做了，將此鳳上金纓絲活計並實在珠石俱各拆下照樣換做假的，……做得紙朝衣朝冠一分……。	冊 28，頁 715
08	乾隆 30 年 8 月 17 日，金玉作	交樺皮鳳翟鳥一支，……傳旨用交出正珠著加減穿在掛絡並翟鳥上，……於本日……，將樺皮鳳翟鳥一支，……交出……。	冊 29，頁 569
09	乾隆 31 年 11 月 7 日，皮裁作	交回子冠一頂，……隨樺皮鳳一支……，傳旨樺皮鳳金花珠子拆下暫收，……俟交出帽子時仍舊綴上……。	冊 30，頁 288

¹²¹ 以下冊數與頁次，均出自《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

序號	時間／承作	內容	出處
10	乾隆 33 年 6 月 13 日，皮裁作	交金纓絲鳳冠頂一件，……金雲托樺皮鳳五支，……金雲托樺皮翟鳥一支，……金纓絲鳳冠頂一件……，金纓絲鳳五支……，金纓絲翟鳥一支，……傳旨將樺皮鳳冠頂翟鳥上金活梅炸見新，另換樺皮鳳一分冠頂添三鳳，……其金纓絲冠頂翟鳥鳳上冠頂，……俱拆下，成做樺皮鳳一分……，再金纓絲冠頂雲托等亦配做樺皮鳳一分……，於九月二十四日……，將樺皮鳳冠頂做得交訖。	冊 32，頁 53
11	乾隆 36 年 7 月 14 日，金玉作	交金樺皮三鳳頂一件……，金樺皮鳳七隻……，金樺皮翟鳥一隻……，傳旨將三鳳頂改做二翟鳥朝冠頂一件……，鳳七枝……，改做嬪位朝冠翟鳥一分，……。	冊 34，頁 406-408 ¹²²
12	乾隆 39 年 7 月 27 日，匣裱作	傳旨著做紙朝衣一分隨朝冠樺皮鳳一分……。	冊 37，頁 306
13	乾隆 39 年 10 月 3 日，金玉作	交金樺皮二翟鳥朝冠一件……，金樺皮翟鳥五支……，金樺皮翟鳥一支，……傳旨將……，翟鳥改做鳳用，……。	冊 37，頁 628-629
14	乾隆 41 年 11 月 18 日，金玉作	交樺皮二鳳頂一支……，樺皮鳳五支……，樺皮翟鳥一支……，樺皮二鳳頂一支……，傳旨將樺皮鳳翟鳥，……等一分收什見新，其餘樺皮鳳頂一支……，配做樺皮鳳五支翟鳥一支，……。	冊 39，頁 253-256
15	乾隆 41 年 9 月 24 日，皮裁作	交金纓絲托樺皮二鳳頂一件……，樺皮鳳五枝……，樺皮翟鳥一隻……，於十一月初八日……，將樺皮鳳一分梅炸見新，……。	冊 39，頁 358-360
16	乾隆 42 年 1 月 24 日，記事錄	交樺皮三鳳頂朝冠一頂……，係樺皮鳳七隻……，樺皮翟鳥一隻……，傳旨將……，其朝冠上金什拆下另換合牌的仍用假珠石，……。	冊 40，頁 361-362
17	乾隆 42 年 6 月 10 日，記事錄	傳著做妃位紙朝衣頭箍項圈一分，用本宮現有樺皮鳳一分，將實在珠石金活拆下更換假珠石合牌鳳草脚雲，……。	冊 40，頁 431
18	乾隆 43 年 2 月 19 日，金玉作	交三鳳朝冠頂一座……，金托樺皮鳳七隻……，金托樺皮翟鳥一隻……，傳旨將……，樺皮鳳收什見新……交壽康宮首領，……。	冊 42，頁 22-24
19	乾隆 55 年 10 月 16 日，金玉作	交……，貼金樺皮鳳十六支上嵌假珠，傳旨俱鎔化，其金銀線樺皮鳳金線皮俱做材料用，……。	冊 52，頁 198-199

¹²² 相同內容又見於同冊頁 758-759，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內廷交出檔。

序號	時間／承作	內容	出處
20	乾隆 57 年 5 月 24 日，匣裱作	傳著造辦處成做上大坎用貴妃分紙頭箍項圈朝衣一分，本宮現有樺皮鳳朝冠一頂假珠石無庸再做，……。	冊 53，頁 334
21	乾隆 59 年 10 月 25 日，金玉作	交金纓絲樺皮二鳳頂一座……，金纓絲樺皮鳳五支……，金纓絲樺皮翟鳥一支……，金廂樺皮二鳳頂一座……，金廂樺皮鳳五支……，金廂樺皮翟鳥一支……，傳旨將金廂樺皮鳳翟鳥上金活梅炸見新……，樺皮鳳翟鳥換做新的……。	冊 54，頁 450
22	乾隆 60 年 11 月 16 日，金玉作	交金樺皮三鳳朝冠頂一座……，金樺皮鳳五支……，金纓絲樺皮翟鳥一支……，傳旨將三鳳朝冠頂改為二鳳朝冠頂一座，金廂樺皮鳳五支上所嵌珠子拆下每支改嵌珠子五顆……，其金樺皮鳳收什齊全見新，……於十二月初三日將改做得嵌珠頂金樺皮二鳳朝冠頂一分，……。	冊 55，頁 334

圖版

	
<p>圖一：清〈皇貴妃金鳳朝冠〉 (故雜 1932)¹²³</p>	<p>圖二：清〈嵌珠金釵絲鳳〉皇后朝冠飾件 (故雜 4442)¹²⁴</p>
	
<p>圖二-1：雙翅局部</p>	<p>圖二-2：尾羽局部</p>
	
<p>圖三：清〈金釵絲翟附垂掛〉皇后朝冠飾件 (故雜 4449)</p>	<p>圖四：清〈金釵絲鳳〉(故雜 8306)</p>

¹²³ 蔡玫芬主編，《皇家風尚：清代宮廷與西方貴族珠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42，圖 I-1-7。

¹²⁴ 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以下「故雜」、「故畫」出處均同，不再注出。



圖五：清〈金纓絲孔雀〉內蒙古榮憲公主墓出土（赤峰博物館藏）¹²⁵



圖六：清〈金纓絲鳳〉內蒙古榮憲公主墓出土（赤峰博物館藏）¹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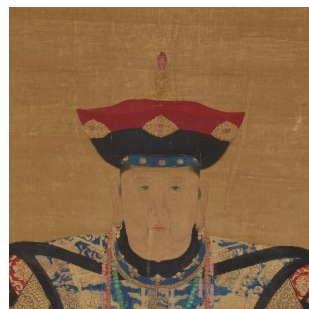
圖七：清〈金纓絲鳳〉（故雜 4838）



圖八：清〈民公夫人夏朝冠〉¹²⁷



圖九：清〈和碩睿王多爾袞嫡福晉元妃畫像〉(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113)¹²⁸



圖九-1：局部

¹²⁵ 楊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第3冊，頁835，圖八一五一：一。

¹²⁶ 同前引。

¹²⁷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第7冊，卷7，頁2a。

¹²⁸ The Collections —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https://asia.si.edu/explore-art-culture/collections/>). 以下 Freer Gallery of Art 藏品出處均同，不再注出。

	
<p>圖十：清〈金鑲珊瑚菱花面簪〉三件一組 (故雜 4697-4699)</p>	
	
<p>圖十一：清〈雍正行樂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¹²⁹</p>	<p>圖十一-1：局部</p>
	
<p>圖十二：清〈福晉畫像〉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42, 42.141.18)¹³⁰</p>	<p>圖十二-1：局部</p>

¹²⁹ 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頁98，圖12.5。

¹³⁰ Art Collectio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the-collection>).

	
<p>圖十三：清〈聖祖佟佳氏貴妃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75)</p>	<p>圖十三-1：局部</p>
	
<p>圖十四：清〈嵌貓眼石簪〉內蒙古榮憲公主墓出土（赤峰博物館藏）¹³¹</p>	<p>圖十五：清〈金釵絲流雲面簪〉 (故雜 4727)</p>
	
<p>圖十六：明晚期〈七品夫人畫像〉 (南京博物院藏)¹³²</p>	<p>圖十六-1：局部</p>

¹³¹ 圖片取自網路：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jlrxne.html>，2022 年 6 月 10 日瀏覽)。

¹³² 莊天明主編，《明清肖像畫》（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頁 95，圖版 43。



圖十七：清〈金奉天誥命鳳冠〉江蘇省徐州
豐縣李衛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¹³³



圖十八：清乾隆〈鳳冠〉（故雜 8585）



圖十九：清〈褚英福晉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115）



圖十九-1：局部



圖二十：清〈多鐸福晉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56）



圖二十-1：局部

¹³³ 楊伯達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金銀器（三）》第3冊（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4），頁108，圖版322。

	
<p>圖二十一：清〈胤初福晉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91)</p>	<p>圖二十一-1：局部</p>
	
<p>圖二十二：清〈聖祖孝懿仁皇后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FS-8380_18)</p>	<p>圖二十二-1：局部</p>
	
<p>圖二十三：清康熙〈萬壽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殿 4573-4612）¹³⁴</p>	<p>圖二十三-1：局部</p>

¹³⁴ 王原祁等奉敕撰，《萬壽盛典初集》第13冊，卷41，頁21b。



圖二十四：清乾隆〈允禩夫婦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88)



圖二十四-1：局部



圖二十五：清乾隆〈恭勤貝勒福晉畫像〉
(Freer Gallery of Art, S1991.53)



圖二十五-1：局部



圖二十六：清〈鳳鈿〉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12190)¹³⁵



圖二十六-1：局部

¹³⁵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后妃首飾圖典》，頁 36，圖版 2。

	
<p>圖二十六-2：鈿頂¹³⁶</p>	<p>圖二十七：清〈銀鍍金嵌寶石花盆式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10226）¹³⁷</p>
	
<p>圖二十八：清〈世祖孝惠章皇后畫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¹³⁸</p>	<p>圖二十八-1：局部</p>
	
<p>圖二十九：清〈太宗皇太極畫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¹³⁹</p>	<p>圖二十九-1：局部</p>

¹³⁶ 揚之水，《中國古代金銀首飾》第3冊，頁785，圖八一二。

¹³⁷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后妃首飾圖典》，頁53，圖版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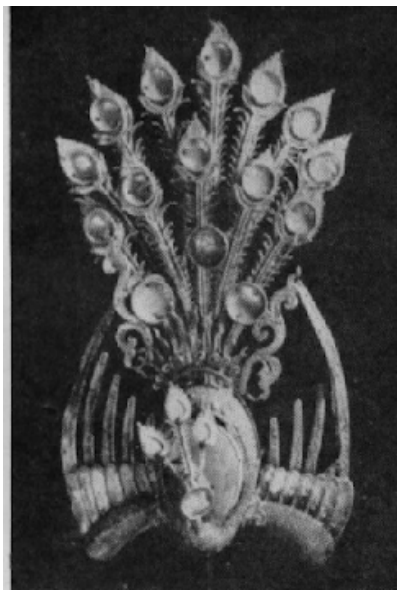
¹³⁸ 朱誠如主編，嚴勇本卷主編，《清史圖典·順治朝》第2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171。



圖三十：清〈東珠朝冠冠頂 聖祖御用〉
(故雜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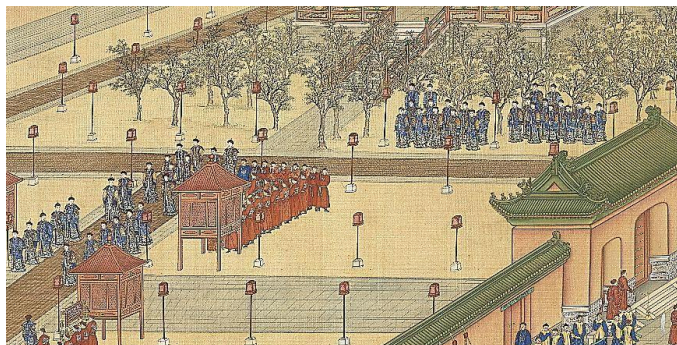
圖三十一：清〈皇后金鳳朝冠冠頂〉
(故雜 4441)



圖三十二：清〈金鑲寶石孔雀〉吉林通榆興隆
山公主墓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¹⁴⁰

¹³⁹ 朱誠如主編，任萬平本卷主編，《清史圖典·太祖太宗朝》第 1 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229。

¹⁴⁰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白城地區文管會、通榆縣文化局，〈吉林通榆興隆山清代公主墓〉，圖版伍 -1。



圖三十三：清〈高宗孝賢皇后親蠶圖·詣壇〉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917）



圖三十三-1：局部



圖三十三-2：局部



圖三十四：清〈樺皮鳳朝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224397）¹⁴¹



圖三十五：清〈樺皮鳳〉（故雜 4850）

¹⁴¹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后妃首飾圖典》，頁 73，圖版 1。



圖三十六：清〈點翠樺皮尾金鳳〉
(故雜 4762)



圖三十六-1：局部



圖三十七：清十九世紀後期〈金鳳〉
(故雜 8529)



圖三十七-1：底部



圖三十七-2：局部



圖三十七-3：局部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連圖書館 Dalian tushuguan 編，《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Dalian tushuguan cang Qingdai neiwufu dang'an* 第 16 冊，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201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編，《內務府奏銷檔案》*Neiwufu zouxiao dang'an* 第 194、208 冊，中研院近史所內務府奏銷檔案全文資料庫 Zhongyanyuan jinshisuo neiwufu zouxiao dang'an quanwen ziliaoku，<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2022 年 6 月 13 日瀏覽。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wenwuguan 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Qinggong neiwufu zaobanchu dang'an zonghui*，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05。
- 允祿 Yunlu 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Huangchao liqi tushi*，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Guoli gugong bowuyuan tushu wenxian shuwei diancang ziliaoku，<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0.790015833014806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 武英殿刊本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Qing Qianlong sanshiyi nian (1766) Wuyingdian kanben。
- 允祿 Yunlu 等監修，《欽定大清會典·雍正朝》*Qinding Daqing huidian, Yongzheng chao* 第 11 冊，新北 New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94-1995。
- 王原祁 Wang Yuanqi 等奉敕撰，《萬壽盛典初集》*Wanshou shengdian chuji* 第 13-14 冊，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Guoli gugong bowuyuan tushu wenxian shuwei diancang ziliaoku，<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0.790015833014806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十六年 (1717) 武英殿刊本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Qing Kangxi wushiliu nian (1717) Wuyingdian kanben。
- 史夢蘭 Shi Menglan，《全史宮詞》*Quanshi gongci*，《四庫未收書輯刊》*Siku weishoushu jikan* 貳輯第 30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1983，清咸豐六年 (1856) 刻本 Qing Xianfeng liu nian (1856) keben。

- 申時行 Shen Shixing 等，〈《大明會典》*Daming huidi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79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 伊桑阿 I Sang'a 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康熙朝》*Qinding Daqing huidian, Kangxi chao* 第 6 冊，新北 New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92-1993。
- 李兆洛 Li Zhaoluo，〈《皇朝文典》*Huangchao wendian* 第 12 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Zhongguo zhexueshu dianzihua jihua，<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92873>，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 (1815) 刻本 Hafo Yanjing tushuguan cang Qing Jiaqing ershi nian (1815) keben，2022 年 12 月 16 日瀏覽。
- 李國榮 Li Guorong 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Qinggong ciqi dang'an quanji*，北京 Beijing：中國畫報出版社 Zhongguo huabao chubanshe，2002。
- 唐邦治 Tang Bangzhi，〈《清皇室四譜》*Qing huangshi si pu*，收入周駿富 Zhou Junfu 輯，〈《清代傳記叢刊》*Qingdai zhuanji congkan* 第 48 冊，臺北 Taipei：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1985。
- 張孟劬 Zhang Mengqu，〈《清列朝后妃傳稿》*Qing liechao houfei zhuan gao*，收入周駿富 Zhou Junfu 輯，〈《清代傳記叢刊》*Qingdai zhuanji congkan* 第 48 冊，臺北 Taipei：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1985，據綠櫻花館平氏墨版影印 Ju Lüyinghua guan Pingshi moban yingyin。
- 曹振鏞 Cao Zhenyong 等奉敕修，〈《仁宗睿皇帝實錄》*Renzong Rui 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 30-3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清室善後委員會 Qingshi shanhou weiyuanhui 編，〈《故宮物品典查報告》*Gugong wupin diancha baogao* 第 7 輯，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04。
- 清高宗 Qing Gaozong，〈《欽定大清會典則例》*Qinding Daqing huidian zel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622、62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6。
- 游智開 You Zhikai、史夢蘭 Shi Menglan 纂，〈《永平府志》*Yongping fuzhi*，〈《新修方志叢刊·河北方志之二》*Xinxiu fangzhi congkan, Hebei fangzhi zhi er* 第 14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68，據清光緒五年 (1879) 刊本影印 Ju Qing Guangxu wu nian (1879) kanben yingyin。
- 舒赫德 Shu Hede 奉敕重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ishi yanjiusuo 譯注，〈《滿文老檔》*Manwen laodang*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0。

- 鄂爾泰 E'ertai 等奉敕修，《世祖章皇帝實錄》*Shizu Zhang 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3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趙爾巽 Zhao Erxun 編纂，《清史稿》*Qingshi gao* 第8、14冊，臺北 Taipei：洪氏出版社 Hongshi chubanshe，1981。

二、近人論著

- 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Gugong diancang ziliao jiansuo xitong，<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
- 每日頭條 Meiri toutiao，<https://kknews.cc/history/jlrxxne.html>，2022年6月10日瀏覽。
- 毛立平 Mao Liping，《清代嫁妝研究》*Qingdai jiazhuang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2007。
- ，〈君權與后權：論清帝對皇后權威的控制與打壓〉“Junquan yu houquan: lun Qingdi dui huanghou quanwei de kongzhi yu daya”，《清史研究》*Qingshi yanjiu*，4，北京 Beijing：2021，頁43-59。
- 王 熹 Wang Xi，《明代服飾研究》*Mingdai fushi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書店 Zhongguo shudian，2013。
- 王雲英 Wang Yuning，《清代滿族服飾》*Qingdai Manzu fushi*，瀋陽 Shenyang：遼寧民族出版社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1985。
-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 Jilinsheng wenwu gongzuodui、白城地區文管會 Baicheng diqu wenguanhui、通榆縣文化局 Tongyuxian wenhuaju，〈吉林通榆興隆山清代公主墓〉“Jilin Tongyu Xinglongshan Qingdai gongzhu mu”，《文物》*Wenwu*，11，北京 Beijing：1984，頁76-84。doi: 10.13619/j.cnki.cn11-1532/k.1984.11.014
- 朱誠如 Zhu Chengru 主編，任萬平 Ren Wanping 本卷主編，《清史圖典·太祖太宗朝》*Qingshi tudian, Taizu Taizong chao* 第1冊，北京 Beijing：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2002。
- 朱誠如 Zhu Chengru 主編，嚴勇 Yan Yong 本卷主編，《清史圖典·順治朝》*Qingshi tudian, Shunzhi chao* 第2冊，北京 Beijing：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2002。
- 江西省博物館 Jiangxisheng bowuguan、南城縣博物館 Nanchengxian bowuguan、新建縣博物館 Xinjianxian bowuguan、南昌市博物館 Nanchangshi bowuguan 編，《江西明代藩王墓》*Jiangxi Mingdai fanwang mu*，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2010。

- 李芝安 Li Zhi'an, 〈《親蠶圖》畫櫃與乾隆帝先蠶禮論述〉“*Qincan tu huagui yu Qianlongdi xiancan li lunshu*”, 《故宮學刊》*Gugong xuekan*, 2, 北京 Beijing: 2013, 頁 354-363。
- 周 汛 Zhou Xun、高春明 Gao Chunming, 《中國歷代婦女妝飾》*Zhongguo lidai funü zhuangshi*, 臺北 Taipei: 南天書局 Nantian shuju, 1988。
- 宗鳳英 Zong Fengying, 《清代宮廷服飾》*Qingdai gongting fushi*, 北京 Beijing: 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 2004。
- 故宮博物院 Gugong bowuyuan 編, 《清宮后妃首飾圖典》*Qinggong houfei shoushi tudian*, 北京 Beijing: 故宮出版社 Gugong chubanshe, 2012。
- 徐文躍 Xu Wenyue, 〈明代的鳳冠到底什麼樣?〉“*Mingdai de fengguan daodi shenme yang?*”, 《紫禁城》*Zijincheng*, 2, 北京 Beijing: 2013, 頁 62-85。
- 徐廣源 Xu Guangyuan, 〈昌西陵與孝和皇后之謎〉“*Changxiling yu Xiaohe huanghou zhi mi*”, 《紫禁城》*Zijincheng*, 2, 北京 Beijing: 2008, 頁 208-217。
- 張 瓊 Zhang Qiong 主編, 《清代宮廷服飾》*Qingdai gongting fu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Shanghai kexue jishu chubanshe; 香港 Hong Ko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 張小銳 Zhang Xiaorui, 〈清代皇家先蠶壇與先蠶禮〉“*Qingdai huangjia xiancan tan yu xiancan li*”, 《中國檔案》*Zhongguo dang'an*, 10, 北京 Beijing: 2017, 頁 80-81。
- 張偉嬌 Zhang Weijiao, 〈清代固倫榮憲公主墓隨葬品述略〉“*Qingdai Gulun Rongxian gongzhu mu suizangpin shulue*”, 《北京文博文叢》*Beijing wenbo wencong*, 4, 北京 Beijing: 2019, 頁 55-65。
- 章乃煒 Zhang Naiwei 等編, 《清宮述聞(初、續編合編本)》*Qinggong shuwen (chu, xu bian hebianben)*, 北京 Beijing: 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 2009。
- 莊天明 Zhuang Tianming 主編, 《明清肖像畫》*Ming Qing xiaoxianghua*, 天津 Tianjin: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meishu chubanshe, 2003。
- 許曉東 Xu Xiaodong、楊軍昌 Yang Junchang 主編, 《中國古代黃金工藝》*Zhongguo gudai huangjin gongyi*,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wenwuguan, 2017。
- 陳葆真 Chen Pao-chen, 〈康熙皇帝《萬壽圖》與乾隆皇帝《八旬萬壽圖》的比較研究〉“*Kangxi huangdi Wanshou tu yu Qianlong huangdi Baxun wanshou tu de bijiao yanjiu*”, 《故宮學術季刊》*Gugong xueshu jikan*, 30.3, 臺北 Taipei: 2013, 頁 45-122。
- 陳慧霞 Chen Hui-hsia, 〈清代宮廷婦女簪飾之流變〉“*Qingdai gongting funü zanshi zhi liubian*”, 收入賴毓芝 Lai Yu-chih、高彥頤 Dorothy Y. Ko、阮圓 Aida Yuen

- Wong 主編，《看見與觸碰性別：近現代中國藝術史新視野》*Kanjian yu chupeng xingbie: jinxindai Zhongguo yishushi xin shiye*，臺北 Taipei：石頭出版社 Shitou chubanshe，2020，頁 50-86。
- ____，〈清代鈿子的相關問題〉“Qingdai dianzi de xiangguan wenti”，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g Qing yanjiu tuidong weiyuanhui、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Taiwanshi yanjiusuo 主辦，「20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g Qing yanjiu guoji xueshu yantaohui”，臺北 Taipei：2021 年 12 月 15-17 日。
- 陳澄波 Chen Chen-po，〈金鑲樺皮工藝〉“Jinxiang huapi gongyi”，收入陳慧霞 Chen Hui-hsia 編，《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Guigui linlang youmuren: yuancang Qingdai Meng Hui Zang wenwu tezhan*，臺北 Taipei：國立故宮博物院 Guoli gugong bowuyuan，2017，頁 18-19。
- 項春松 Xiang Chunsong，〈內蒙古白音爾燈清代榮憲公主墓〉“Nei Menggu Baiyin’erdeng Qingdai Rongxian gongzhu mu”，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 Wenwu bianji weiyuanhui 編，《文物資料叢刊》*Wenwu ziliao congkan* 第 7 輯，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83，頁 122-126。
- 嵇若昕 Chi Jo-hsin，〈清皇帝夏朝冠舍林〉“Qing huangdi xia chaoguan shelin”，收入馮明珠 Fung Ming-chu 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Qianlong huangdi de wenhua daye*，臺北 Taipei：國立故宮博物院 Guoli gugong bowuyuan，2002，頁 37。
- 揚之水 Yang Zhishui，〈明代頭面〉“Mingdai toumian”，《中國歷史文物》*Zhongguo lishi wenwu*，4，北京 Beijing：2003，頁 24-39。
- ____，〈中國古代金銀首飾〉*Zhongguo gudai jinyin shoush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故宮出版社 Gugong chubanshe，2014。
- 曾 慧 Zeng Hui，〈清入關前滿族服飾芻議〉“Qing ruguan qian Manzu fushi chuyi”，《大連大學學報》*Dalian daxue xuebao*，29.1，大連 Dalian：2008，頁 101-104、94。
- 童文娥 Tung Wen-e，〈清院本《親蠶圖》研究〉“Qingyuanben Qincan tu yanjiu”，《故宮文物月刊》*Gugong wenwu yuekan*，278，臺北 Taipei：2006，頁 71-78。
- 楊伯達 Yang Boda 主編，《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金銀器（三）》*Zhongguo jinyin boli falang qi quanji, jinyin qi (san)* 第 3 冊，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美術出版社 Hebei meishu chubanshe，2004。
- 劉 菲 Liu Fei，《清前期皇室及貴族服飾研究》*Qing qianqi huangshi ji guizu fushi yanjiu*，濟南 Jinan：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Shandong daxue boshi lunwen，2014。

- 蔡玫芬 Tsai Mei-fen 主編，《皇家風尚：清代宮廷與西方貴族珠寶》*Huangjia fengshang: Qingdai gongting yu xifang guizu zhubao*，臺北 Taipei：國立故宮博物院 Guoli gugong bowuyuan，2012。
- 橘玄雅 Ju Xuanya，〈旗人女性的首飾〉“Qiren nüxing de shoushi”，《紫禁城》*Zijin Cheng*，7，北京 Beijing：2016，頁 86-99。
- 賴毓芝 Lai Yu-chih，〈「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Tu’ yu li: Huangchao liqi tushi de chengli ji qi yingxiang”，《故宮學術季刊》*Gugong xueshu jikan*，37.2，臺北 Taipei：2020，頁 1-56。
- 聶崇正 Nie Chongzheng 主編，《清代宮廷繪畫》*Qingdai gongting huihua*，香港 Hong Ko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96。
- 簡榮聰 Jien Zung-tung 編著，《臺灣銀器藝術》*Taiwan yinqi yishu* 上冊，臺中 Taichung：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1987。
- Art Collectio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the-collection>.
- The Collections—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https://asia.si.edu/explore-art-culture/collections/>.
-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ed.).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yn Undësnii MuzeiĖrm, 2009.

The Gold Phoenix on Ritual Court Headdress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Related Issues

Chen Hui-hsia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xchen@npm.gov.tw

ABSTRACT

The Qing (1644-1911) ritual court headdresses of empresses and concubines were decorated exclusively with figures of gold phoenixes, and this style of decorat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used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which featured dragons, phoenixes, and also flor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Qing female ritual court headdresses and places the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ritual headdress history,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cultural aspirations of the founde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ddresses four major issues. Firstly, the standard technical features of the gold phoenixes on court hats are summarized, as filigree phoenix-making techniques reached their maturity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Secondl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phoenix headdres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Ming Central Plains tradition, into Manchu culture. Thirdly, it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urt ritual headdresses worn by empresses and concubines: The prototype emerged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Shunzhi 順治 era (1644-1661); but a fixed model was not established by the Qianlong 乾隆 Emperor until 1742, after much revision in the earlier part of his reign concerning regulations about clothing and headdresses. Fou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cultur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ligree techniques for making gold phoenix headdresses and the material of birch bark.

Key words: *Huangchao liqi tushi* 皇朝禮器圖式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aphernalia of the Imperial Qing Dynasty*), ritual court headdresses, gold phoenixes, filigree, phoenix hairpins, phoenix crowns

(收稿日期：2022. 8. 23；修正稿日期：2022. 12. 21；通過刊登日期：2023. 3. 7)

